

HUMAN LIFE MAGAZINE

期二十第 • 卷九第

版出日十月二十年六十四國民華中



生

宗孝忱



持身不可太皎潔，一切
污辱垢穢，要茹納得；
與人不可太分明，一切
善惡賢愚，要包容得。



人生雜誌社發行



如何挽救社會頹風

了空

近年來社會風氣頹廢，人倫道德衰微，已形江河日下之勢；有遺棄父母不事孝養者，有兄弟爭產竟成仇殺者，有謀死丈夫或殺害妻子者，有殘殺朋友毀屍滅跡者，有姦淫婦女致死者，有受局騙負債難償而自殺者，有隨處剪髮者，有白晝行竊者，有走私偷稅者，有結夥運毒者，有盜軍糧者，有竊公庫者，更有所謂黑社會，黃牛黨，太保學生，種種作奸犯科，越軌行動，擾亂社會之事，不一而足。古先賢所遺示之五倫八德，掃地以盡。我國政府，遷臺以來，臥薪嘗膽，勵精圖治，軍事，政治，經濟，文教，各有長足之進展，安定基地，實行反共抗俄國策，為反攻建國之準備，對於社會各級機關以及民衆各團體，集會商討，已經多次，訂定詳細辦法，分別實施，並由各級主管人，或各團體之領導者，身先實行，為一般表率；然行之數年，未能收顯著之成效者，其故只在表面上為文字宣傳，未為實際上之倡導，或僅少數人遵循，並未普及於全社會，此責任在政府應負一部份，尤在教育部門，責任較重，在民衆團體應負一部份，尤在宗教方面，責任較切。此應通力合作，全體動員，各機關首長以及各公務人員，各民衆團體領導者，其全體會員，率先躬行——實踐新生活規則，教導每個家庭，父子兄弟夫婦乃至親友，互相規勸，互為督促，每日檢討一次，有無違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育在學校課程之外，應增新生活規約一課，與修身課並重；學校教育，固為重要，應特重社會教育，社教不僅授各學科與公民常識，亦應特重新生活規約。無論學校教育，或社會教育，於每日授課

完畢，應檢討一次，有無違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師生互規互勸，互督互勉，收效自宏。宗教方面，基督，天主，回教，佛教，於教會寺廟內外，佈教宣道時，宜講各教教義之後，亦應教以新生活規約，使每一教徒，各各遵循，並於會畢，互相檢討，有無違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在各宗教教徒，佛教徒比較為多，千萬人口中佔十分之六七，內雖有神佛不分，盲目崇拜者，而向善求福之心，無有不同，佛教的高深學理，固非一般人所易探求，戒律繁重，亦非尋常人所能嚴守，其最容易了解之善惡因果，福禍業報，俗語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書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因果報應之常理，應普遍宣傳，使深入人心，時時刻刻，知所警策，而止惡行善。佛教五乘共法，以人乘五戒為基，不殺生而能仁愛，救護生靈；不偷盜而能義利，布施濟衆；不邪淫而能體制，敦倫正分；不妄語而能誠信，言忠行敬；不飲酒而調善身心，啓發智慧。不殺，不盜，不邪淫，是身的三善業行，不妄語，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是口的四善業行。不慳貪，不瞋恚，不愚癡，是意的三善業行。由守五戒，進而為十善業行，是人倫道德的標準行為。又佛教最重要者，在報四種深恩，即父母養育恩，父慈母悲，有怙恃，罔極之恩，畢生難報；國家保護恩，生斯長斯，聚族於斯，踐土食毛，悉為國恩，當兵納稅，義所應報。衆生互助恩，亦曰社會恩，人人所需之衣食住行，四大要素，皆社會人士，互相資助，無農無糧食，無工無衣著，無居住，無路行，其他樂育等事，皆須自力他助，互相關連，社會恩惠，更為當報

。三寶恩，所謂佛寶、法寶、僧寶，皆是長養衆生之慧命，去黑暗而進光明，除愚痴而開智慧，離熱惱而得清涼，三寶之恩，深重難報，世界無盡，報答無盡！此守五戒，行十善，報四恩，皆為人生之正行。我佛教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中之大德長者，就各所住地區，每戶每鄰每里，分日分旬，隨時隨地，無間啟的宣講，不限定其皈依，不勉強其拜佛，殷勤勸導，人人守戒，行善，報恩，久而久之，潛移默化，自然孝養父母，報效國家，服務社會，尊敬師長，也自然兄弟友愛，夫婦和諧，友朋交好，親鄰敦睦，終必不期然而然的崇信三寶，為真正之佛教信徒，如此勸導，由一人而一家，一鄉，一縣，一省，乃至一國，和樂安康之醇美社會，當不難實現於將來。加以各教會教勸其教友，各團體互勉其會員，各機關同規其僚屬，全社會各各勉勵其家人，人人好善，人人嫉惡，人人安份，人人守法，並能互愛互助，互相扶持，社會上老有所養，幼有所育，男有室，女有家，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救濟，此理想之安樂國家，大同世界，是願全社會人心向上，群力創造而來，是為改造社會之根本，勿以冬烘陳腐之言而漠視。其急切之治標辦法，願各級政府循法務實，依法取締黃色新開雜誌，切實檢查電影劇片，與連環小冊畫報，凡有淫淫誹盜之刊物，澈底根除，勿任流毒於社會，報紙為社會導師，負引導勸戒之責，報導社會新聞，對殺盜奸淫及誘騙欺詐等犯罪之記載，應以警勸為原則，不可過事渲染，並須作文評判其非是，予以糾正，使懺悔而入於正道，讀者亦有所借鏡，而不蹈覆轍。金鈔票市，鴉片嗎啡等毒品，為擾亂社會，殘害人生之大毒瘤，應大刀闊斧以剷去之，經警緝私人員，應抱入地獄救衆苦之菩薩心，為社會除害，謀人羣幸福；公務員服務國家，盡忠職守，應視為分內之事。挽救今日社會頹風，一面治標，一面立本，如醫治痼疾，既剷夙毒，再輸新血，復加營養，人體當健康安適，社會健全安樂，亦復如是。

人生

第九卷 第二十期

目錄

封面：藥師如來立像

專 如何挽救社會頹風了

我的人生觀 張

印度梵書時代以後的哲學 圖

佛經講座 妙慧童女經講話 南

論 六波羅密多論 達

僧伽泛論 龍

關於阿彌陀佛的辯論 津

學佛的回憶和願望 憶

何處是歸程？ 駱

空 2

弓 3

明 4

亭 7

虛 8

慧 9

影 11

慈 13

菲 14

隨 閑思集

慶梵隨筆

極樂寺的開山祖

寶島旅行記

智慧的開始

飯依

說幾句老實話

如是奇談之五

真正覺悟的人

緬甸來鴻

人生畫頁

牧 15

陳 16

謝 17

文 18

無 22

羅 22

張 23

胡 24

李 25

李 26

性 27

如 27

主 編：性

發行人：東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

編輯部：臺北中正路一六

地址：七五號

香港：優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金：法

初

如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社

我的人生觀

張弓

「人生」主筆性如法師，囑我談談「我的人生觀」，我覺得聖命難却，只好把我這「不登大雅」的文章，擠出千把字，來為他補白了。

首先我得告訴您，我是學藝術出身的，這樣的人，對人生的確有着一種另樣的「觀」法；不是嗎，科學求真，宗教求善，藝術求美，那末我所學的就是求美之道，因之我所觀的一切世務事物也都是美的了。

我們生活在世間，的確是在演戲，同時也在看戲；凡是演員，他都希望演一個好的（合自己理想的）角色，更希望能演得逼真，可是有些時候他並不適合這個個性（業力所使）那麼人生也就不能盡合理想了，因此，無論是正派或反派，官祿或白丁，以至於富的窮的，也都得好好的演下去；正派的角色他愈演得正，則愈會被觀眾所喝采，反之反

派愈反則愈可能得到金像獎，但我們不要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在任何劇本中的「隱惡揚善」的意義精神，因此我們仍然得盡平生之力去與邪惡鬥爭的。

在舞臺上，演悲劇的角色，他之於「悲」並不會感到是「苦」，愈悲他卻愈覺得美，演喜劇的覺色，他之於「喜」並未覺得是「樂」，因為他知道那是在作戲，而世間之事在常人的感情上說，並非沒有悲喜苦樂的內涵，實是學藝術的人，將它們作「藝術觀」的主觀觀念所致；人生實在太美了。

楊秀鶴居士曾經說我感情太重，是學藝術學壞了；誠然學藝術的人多數都是培養了最豐富的感情，但這豐富的感情如不加藝術的培養，是很可能對人生悲觀，甚至因厭世而棄世，我們可以「自古多情空餘恨」的詩句，作他的註腳。

我之富於感情則不然，那就是因在感情激發之中有了「美」感，如當與戀人離別時的悲苦，當時誠然是悲苦的本質，但稍過即會發現其中「美」的境界而將感情導入美境；又如當自己在窮途無路，飢寒交迫之時，在眼淚中會流露出笑容，那是在贊嘆我的生命是這樣的豐富這樣美啊；有時我會浸身於感情的巨流中，在我四週一切的東西，甚至連一草一木，都在對我含情脈脈，留戀不已，而我特出的一點又是常將一切動物，甚至一塊石頭，「人格」化，如兄如弟，似朋似友，因此我雖孑然於世，却不感到孤獨，只不過有時當一人獨處時，會感到一些寂寞（寂寞又有寂寞的美），可是孤獨與寂寞的情境又完全不相同了。

總之我的人生觀是極其美的，豐富的感情使我不会厭世棄世，我向楊秀鶴居士——我的大姐，說句反話「也虧得我學了藝術，否則早已不在人間了」，但我並不否認她的話的正確性，只是不適於我而已，因她不知我的生活是怎樣。

印度梵書時代以後的哲學

明

五、奧義書的末期思想

以上越陀羅迦與耶覺哇爾兩人的學說，是奧義書時代中期最優秀的代表，同時也正是正統婆羅門思想上的特色。末期裡，有的不過是模倣他倆，有的不過是詳說他倆所說的一部份。現在把末期的精要，略述三點於此：

一、我和認識活動的兩過程——耶覺哇爾却，以身體為準，分內外界限。這裡就他的所說，將被動和能動兩方面的機關機能，作為語和名、鼻和香、目和色、耳和聲、舌和味、手和所作、身體和苦樂、遺根和排泄、足和步行、意和思維及欲望等的十對。十對的前十種是主觀 *Prajñamatra*，是含蓄能力的機關。後十種是客觀 *Bhutamatra*，為對象而起作用的機能。一切外界，皆屬於後者。其中的鼻、目、耳、舌、身體、是被動的，語、手、遺根，是能動的。能動和被動，與色、香及名、所作等是相關相聯的存在；有一種無一即無他，無他也即無一之共同存亡關係。它們皆被統一於意。鼻目等接受了一種色等的印象傳達於意，於意成思維 *Dhi*。由意識再傳達於我，而成知。至此，為認識過程的完成。但單是認識的過程，並不能算是完了。更復由我起知的反應的活動，傳達於意，為意的欲望 *Kama*。由此再傳達於語手等，成名所作等的活動，以達於實際的對象之上。至此，為活動過程的終結。若以見到美麗的花，知到它的美麗，用手折來，插入花瓶中為例，是很可以理解這種過程的。如將之就我而言，則一切皆被統一於我，無有異類和雜多。這與以上所說，我是包括一切的話，更見充實。這我為慧我，亦不外為個人我。同時

明

也把它作為生氣 *Prana*，說它是歡喜、不壞、不死、不因善惡業而有所增減。又為宇宙一切的主神或自在神。所以這個人我，已包含着基於超個人我而被統括，並以超個人我為人格的自在神。自在神欲使之解脫，則使之為善業；欲使之墮落，則使之為惡業；具有恩寵之愛惡。本來經過奧義書時代的初期和中期，常常被想像表示為人格神，到這裡，乃完全人格神化。人格神化的思想，對於解脫，使大我和小我，或是神和人的融和，是困難的。

二、梵的定義——梵之為梵，無論於語於意，皆是被反撥的，沒有任何正面的特殊性質，所以被稱之為非有。但它是展開一切的動力因與質料因。越陀羅迦，單說它生火生生地，顯然是不夠的。現在這裡，說它生空生風生火生生地，更生植物生食物生人類；並參照五火教的順序，以明個人之生。根據這樣的道理，來下梵的定義，簡單地可以說是：生類一切，由彼而生，賴之以存，乃至老死，還歸於彼。原來這已是梵書時代的思想，到這裡不過算是完成古來所說的意思。這意思為後世懷多經所採用，一直到現在，被信奉不衰。不過這說法，好像有教人於外部求梵我的模樣。為了補充這法中之不足，乃另外更有我的五臟說，使人於內部去追尋。五臟說，即是食味所成 *anurasa-maya* 我、生氣所成 *Prana-maya* 我、意所成 *Mano-maya* 我、識所成 *Vinana-maya* 我及歡喜所成我。歡喜所成我的歡喜，把它說得非尋常殊勝，說是有我人類的歡喜千百倍以上。這千百倍的形容，是在耶覺哇爾却的說法上加上的。此五臟說，也可以說是完成探究梵我本質的東西。而這梵，是指的梵界主或人格神，應該注意。

Asura 的世界，無知是不信我的斷滅 *Vinasa* 見。執着比無知更防礙於解脫。所以我的真知，是知無知以上的絕對知。這樣的我，是知道一切的深慧神 *log*，知道此真知。我的性質，是完全反經驗的。若稱我為識，那即是不知我，不認識我的真知之我。

以上三點，是追述奧義書思想的發達之迹。時代大約在紀元前五百年光景。現在這裡應該注意的，是正統婆羅門以奧義書為絕對神聖。其實，內中的矛盾、不合理及阻礙於發達的地方很多。那便成為後世所以要整理和組織的因素。後世整理和組織的辦法，要不外為兩種：一種是依取一奧義書為主，而綜合其他。一種是捕捉整個思想中心之精要，而綜合其他。總之，奧義書為印度思想最重要之一。但因存在於正統婆羅門之間，並未概括印度之全境。乃至後世，印度亦不僅是這一思想之系統；且更有與此相對而重要的思想及系統，是不能輕易看過的。

六、一般思想界的特質

紀元前五百年以後，是正統婆羅門的思想被變遷，而一般思想被盛行與得勢的時代。

奧義書時代的文化，比前期中國地方較普及。特別是中國西北地方波蘭羅 *Pancala* 聯邦，並中國地方以東的迦尸、彌夷 *Mithila* 兩市，大有為哲學中心之盛觀。紀元前五百年以後，更擴及東南方的德干。與這同時，顯著發達的國家，有所謂十六大國。此等六國，大別為君主制 *Rajan* 與合議制 *Saṅgha, gana*。前者是國王神權說的民約論的起源，並非君主專制。後者是含着貴族政治，寡頭政治及共和政治的體系。任何一種，都是以民衆的力量為先而活動的。在這中間，它可以告訴我們的：第一是利帝利族的勢力增大。國王保護婆羅門，而婆羅門為帝師之事，這時已多成為慣例上的虛文。既不被表示着婆羅門實在勢力的優勝，也不是使婆羅門增加勢力的所以。第二是一般人士的進步發達

因爲已到了國家權機的樣子，一般文化的程度，不得不被提高起來。特別由古以來，印度與西亞細亞及阿拉伯通商，於紀元八百年前被輸入文字，到這時已甚普及。在這時，已經有如學校般的百科教學。尤其醫學，已到了當時可驚人的地步。第三因爲比較和平，交通方便，貿易、商業、產業等發達，經濟狀況景氣，哲學與宗教，得到了發揮它們特色的時機。其間的人材，真是不乏百代的傑出。此等皆是使一般思想界，能在正統婆羅門以上所活動的原因。按正統婆羅門所用的梵語，已經被疏於實用，流行於普通社會間的，差不多都是俗語。所以這時的正統婆羅門，實際上已與社會脫節。

當時的宗教家，就其行跡以觀，大體有兩種：一種是傍近村落，住於林間，冥想、苦行、研究、教授的林棲者 Vanaprashta。一種是巡遊四方，互相參訪、鑽究、論議、教化的遊行僧 Paribrajaka。這相當於正統婆羅門四時期的後二期，所以此中也包含着那樣的人在內。但一般思想界，不必率行其次第，可以直接入最後的第四期。又第三第四兩期，亦可以互通。此等人們所抱的學說，根據着那教，有有作說 Kriya-vada 無作說 Akriya-vada 無知論 Ajnana-vada 宿命論 Vainayika 的四種。根據佛教，有作爲六十二見與大師所說的常住論 Sasata-vada 一分常住論 Ekacca-sasata-vada 邊無邊論 Antanantika 諸論 Amaravikhepika 無因論 Adhicca-samuppannika 死後有論 Uddham-aghatahanika 斷滅論 Ucccheda-vada 現在涅槃論 Dithadhammanibbana-vada 等的八種。由此內容與資料，聊一敘述他們的思想學說之概要：

第一、作爲正統婆羅門理想的，是依據三章陀，祈願、懇請、讚歎、供養、犧牲、祀火、念誦、修行祭式，或者由修行而抑制種種惡德，以爲和梵天共住同遊的資糧。繼承着與義書時代末期的思想，謂梵天全是人格神，有光明光輝，不可見不可知，全知全能，爲世界的自在主、化生主、支配主，

爲已生未生之父，超越時空，住於宇宙最上層梵天界的梵宮。因爲是人格神，所以死後生梵天的人，不得與梵天融合爲一，而是與梵天同住共遊。這裡面最重要的，是修行禪定三昧。大概以慈悲喜捨的四梵住 Brahmavithara (四梵堂，四無量心) 爲主，以之與梵天相語相見。但並未把那認我的工夫說中，已有意識認我的說。但後來把那認我的工夫，定出一個特別的名稱來。自奧義書時代的末期起，到這時代，一般已稱之爲瑜伽 Yoga。稱修行此瑜伽者，爲瑜伽行者 Yogi 或牟尼 Muni。瑜伽的意義，是制止意的奔放與縱肆，使集中於一境。生前能到達這境界的，死後便生梵天。若不能完成的，即應其所修的工夫，生梵天以下的各天。當時的世界形態，究竟被想像爲如何，雖不明確，但除了一致把梵天作爲最上層之外，不必盡與耶覽哇爾却之說相同。原來信奉轉變說的正統婆羅門，謂世界一切由梵天所生，可是這時已大多持着承認根本物質的獨立性的傾向。那恐怕是受了以下所說的影響。

第二、在另一方面，說這專修瑜伽的人，其結果不以梵天爲最上世界，更承認其上還有洞天。這起初是由於一部份人，把梵天作爲很高天界的理想神；進而再由另一部份人，不承認梵天爲最高性，而發達有更高的天界，理想爲解脫涅槃境界。此外，當更有異說。蓋瑜伽是禪定的靜觀修行，不外爲靜心的方法。所以在修行這瑜伽的人中間，應其靜心的進步，自然承認有階梯。如此，修到其頂點，登峯造極，既死後生最高天界，而等而下之的人，亦當各各與自己的工夫相應，生於其下的諸天。即由此禪定的階梯，被想像出許多的天界來。佛教中的四禪八定及三界之說，看那教的宇宙形態之說等等，就皆是在這樣的情形中被成立。因爲他們都不是正統婆羅門，他們把禪定的階梯，宇宙的形態，都建築成梵天界以上的天界。跟隨着許多天界思想而來的，是複雜的地獄之說。由於他們想像的自由，對於地獄之異說也不少。此等人，異乎正統婆羅

門的師承系統，完全由自己推察所出。不過關於瑜伽行者的一點，和正統婆羅門的傾向與軌轍却相同。又因爲不是正統婆羅門，所以不必信奉正統婆羅門的轉變說。但却又含有一種轉變說的意味。他們說：有根本物質，與我或靈魂相對。由此相對的根本物質，結合而成爲身體。所謂轉變說，被說爲在於根本物質，而與靈魂無關。說瑜伽行者，所以能靜心的，就因爲心或靈魂，本來是純淨的，只不過被肉體及物欲所污蔽。如修瑜伽行，使之與心遠離，即可以避脫而脫離其束縛與浸潤。這與正統婆羅門，以一切事物中心的根柢爲我，而要求發揮這我的本性的理相狀態相一致；終不外爲表達實踐修行這意趣的方法之所以然。然而瑜伽禪定的觀法，任憑如何心靜，也不過是一階段時間的入定。入定之後，終必出觀，恢復其常態。凡是有肉體存在，勢必如此。惟有於肉體脫離了的死後，才能完全永久的到達心靜之地步。因而一方面說此等之禪定，不過爲死的準備；一方面又說瑜伽行者，在生前入定期間，如正統婆羅門所說，可以與不可見不可知的梵天相見相語；並將之作爲到達解脫涅槃的理想。由這理想，把原來不過是方法手段的瑜伽行，變成爲目的。禪定的階梯，總須依據於瑜伽行者的進步；從此他們，把各階梯，都視爲理想的目的。這樣的理想目的，與正統婆羅門也正同。爲了把這手段和目的混同，特別稱此爲修定主義。以這修定主義，可以總括以上的第一與第二。

第三、修定主義的意趣並辦法是消極的。對此消極，有採取積極的，使物質與物欲對心遠離，裁制物質的肉體，減滅其勢力，發揮純淨的心或靈魂。這分明是對於婆羅門的一般思想界的實踐方面。當時稱這實踐方面的方法爲苦行，苦行是專苦其肉體物質，減滅其勢力，限制衣食住。特別是極端的對於食，甚至由減而斷。總之，旨在減滅肉體的力量，發揮本性，使靈魂自由。但無論怎樣，要想永久不斷地前進，也是不可能。所以肉體存在時，絕不能到達其全境。也須於死後，才能完成。這樣的苦

行，也同樣為死的準備。一方面也必須把行苦行時，觀之為到達解脫涅槃的境地。從之將手段方法的苦行，也看為目的。稱這混同意味的，叫苦行主義。上面的修定主義，是以二元觀為出發點。基於二元論，苦行主義也全同；看為肉體與靈魂結合之所成。大凡印度的二元論，必定把心或靈魂，理想為本來清淨；而肉體物質是罪惡、苦、不正的根源。修定主義看重的，是以心能動地於肉體的活動，起物欲為污穢使心與之遠離。苦行主義看重的，是把心、物、非心非物的價值，等量齊觀，以肉體物質為能動，束縛染污了心，而對之戒制。兩者的思想不同。在苦行主義中，以心為有作無作，即是有活動與無活動皆有。而修定主義，是反認物質是這樣。

當時作為一般思想上的問題的，是我和世界。我，總是被看為實體，被稱之為心或靈魂。就我而言，有的視之為與肉體相同，是斷滅的，無因而生的，自然存在的。又有大多認為是常住不變，不受生死變化的。乃至死後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等，含有三十二種異說之多。又有的對四禪八定的狀態，作異說的，有的作有作無作說的，差不多各色各樣的說法，都被流行。甚而為了四句分別，實際上沒有其說的也有。不用說，此中當也包含着正統婆羅門的說法在內。又除了特別說法之外，經過有作無作，業和輪迴，乃被一般承認為通說。存在業的因果律，以及與根本物質的關係，雖然沒有被說明，但由理論方面去考察，不得不說是被想像過的。恐怕世界的成功和壞劫，就是由這點而說吧：謂此世界，有時間破壞分散叫壞劫；壞散以後，再成立像現在的世界一樣叫成劫。關於世界的破壞，本是古代的想像；可是一成壞的明確說法，乃是當時的初成，而也差不多被大家所公認。對這樣的世界，就形式說，成劫也是和壞劫以前一樣的被成立，壞劫後的成劫，成劫後的壞劫，已成為定論。就內容說，形成世界的質料，不增不減，惟形相生滅變化為無常。梵天諸神，同樣的官職和地位，是常住；充任這官職與地位的，是每逢成劫之初有交替，為無常。

世界是根據與我對立而被知，是知的物質。在這樣的理想中，正統婆羅門的轉變說，已完全被否定。同時被添上一種一般思想界的特色，甚是明顯。即是於成劫之上，不得不承認有一作為成壞劫場所的虛空。在這虛空的場所中，存在着我和物質。物質如地水火風，是多數獨立根本的質料。壞劫時，一切破壞分散，被還原至最後構成的要素。這要素，在種類上，是心、物和非心非物。數量上，是無數的物，心和非心非物。此等三種無數的要素，皆單純微細，無任何複合性，非由他生而再生他，係各各獨立。不知怎的，它們便結合集積為成劫。現在的宇宙一切，即由這樣的結合集積而成立。稱這樣的見解與說法，為積聚說。atandha-vada。

積聚說中，有多數獨立的根本要素，其實不同。所以世界萬物，皆不等質。諸要素既為結合而生，即非由一而生。換言之，即是由多而成多，並非由一而成多。因果方面，與其說是時間的，倒不如說是空間的。它以單純微細的狀態為因，由結合成複雜相繼的狀態為果。或以事物的主體為因，其屬性狀態為果。總之，以空間的因果為主，時間不過是其中的一種場合。在這樣的關係中，因果是不等質的。主要的是因被含藏於果中，而果不被含藏於因中，所以稱此為因中無果論Asatkarya-vada。這裡的因果概念不同一，是不用說的。為了使之明顯，有時特稱之為果中有因論Sakaratana-vada。這樣，不承認諸要素有生的力量，即應說結合是由業而起，叫做業感。但事實上並不曾作如此之說，使結果是成為機械的，世界也是機械觀的。既與轉變說的目的觀不同，也又缺乏宗教的情操。此思想為一般思想界的特色。以下的敘述，多少可見到此種思想的存在。這與正統婆羅門的轉變說，非但不同，並且是對立的。

按積聚說，實由古章陀時代宇宙創造說的系統發達而來。恐怕梵書時代，在正統婆羅門以外，創造力被附以多數的原理，被認為多數，而個個的原理，被作為主的樣子，有導引發達這學說的關係。與義書時代，已經在其他方面，有成立積聚說的，那是根據古代尼乾子Nigantha之說可知。

(上接八頁)

。又云：「善男子如是一切波羅密多悲為因，微妨可愛諸果異熟，饒益一切有情為果。圓滿無上廣大善為大義利」。深密經云：「世尊！如是一切波羅密解怠、散亂、見趣所致。二者於此正修行時，能為無工等善提，真實資糧。三者於此修行時，於現法中能攝受饒益有情。四者於此正修行時，於未來世能得廣大無盡可愛諸果異熟」。又云：「善男子！如是一切波羅密多悲為因，微妙可愛諸果異熟，饒益一切有情為果。圓滿無上廣大善提為大義利」。深密經云：「世尊！如是一切波羅密多何果異熟？善男子！此亦略有六種：一者得大財富；二者往生善趣；三者無怨無壞多諸喜樂；四者為衆生主；五者身無惱害；六者有大宗業。從此可知六波羅密多，乃是一種殊勝因行，如能如法修持，不唯能得世間一切可愛諸果，而且能得出世間無上大菩提果。盛哉！六波羅密多之殊勝功德。

十二、結 論

為因知見有限，時間短促，未遑精細考討與敘述，所以只將約略備言於上，以充一部之責任。復次，我們要知道：此六波羅密多，雖是菩薩所修之法，但是菩薩之形狀，也和我們人類無異，亦是一個人類，其能修者，吾人亦能修之。然而吾人名凡夫，其為菩薩者，實不在形骸之差異，而在修行上之不同。菩薩之所以名為菩薩者，是在能够修行此六波羅密多法而趣證菩提之人，凡夫之所以為凡夫者，是不能修行此六波羅密多而流轉生死之人。是知吾人雖是凡夫，苟一旦發起大願修行此法，馬上轉凡夫為菩薩，是知人人能修此法，人人可能為菩薩矣。這六波羅密多法，應用在一般社會人類方面，可為社會人類一切幸福之六種基礎，若應用在宗教或個人方面，可為宗教之武器，可為個人修養標準，解脫生死的舟航。因此之故，在作者不但自願信受奉行，並且以萬分的熱忱，普願一切人類，亦如是信受奉行。

妙慧童女經誦話 南亭

(第十六講)

各位聽衆！大寶乘妙慧童女經，今天講到第七個問題了。關於第七個問題，妙慧童女經問的是，要用什麼方法，使我說出來的話，都受到人的信受。信，就是信用的信，信在孔教中爲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一，在現在爲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之一，足見時代雖有變遷，政治的方式儘管不同，而信在做人處世的條件當中，仍然是佔着重要的位置。在孔子的言教中曾經說過：「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可是得信的信，應該比生命還要看得重要。人與人的相處，倘若說話不兌現，不守信用，這就要喪失人格，受人信仰，你在社會上就要感到孤立而一件事總辦不成功，人到了這種地步，比受死的威脅還要厲害。所以孔夫子對於信的話，註腳是：「言必信，行必果」。也就是說：一個人說出來的話，要與你所做的事兩相吻合，這就叫言行相順。佛教對於信尤爲重要，法相宗百法門論裏，列舉十一個善法而信居第一位。華嚴經五十二個修行位次，也以十信居第一位，經上並且說：「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足見信在一切人當中，是做人的第一個要素。佛教裡的信，雖然可兼作信仰的講法，但信仰尤須要信用，一個人如果朝秦暮楚，朝三暮四的反覆無常，那他連做人的資格也不够，何況乎做佛教教徒呢？以佛教的因果來說：如果一個人，不能言行相順，不但今生沒人信仰你，你將生生世世說出來的話，都不容易使人信受。所以妙慧童女提出來請教於釋尊。

「釋迦牟尼佛的答復是：『復次妙慧！成就四法所言人信：何等爲四？一者，發言修行，常使相應。二者，於善友所，不覆諸惡。三者，於所聞法，不求過失。四者，於說法者，不生惡心』」

釋迦牟尼佛的意思，認爲一個人說話，要取得人的信仰，必須具備四個條件，那四個條件呢？讓我來一一的解釋下去。一者：「發言修行，常使相應」。發言，就是發表談話；修行，就是實地踐履。這裏是講的佛法，不講世俗法的一般信用。所以發言修行者，就是學佛的人，嘴巴裏講的修行的話，要常使說的與做的，兩下相應。不要嘴裏儘管說修行，而事實上祇是一種虛偽宣傳，用虛偽宣傳來博取名聞利養，所謂「口說空，心心著有」，那就罪過無邊，這是佛弟子應當引以爲戒的。其實這與孔教中的言順行，行順言的教條還是同樣的。言行相順，不祇是學佛的人應該做到，每一個人不管他是政治家、教育家，即使一個做生意的商人，也必須要言行相順，那你在社會上才有你

立足的地位，事業上才有所成就。

二者：「於善友所，不覆諸惡」。覆者蓋覆，不覆就不掩飾自己的過惡，換句話說就是坦白、真誠。人非聖賢，怎能毫無過惡，儒家教人改過，佛教允許人懺悔。於善友所不覆諸惡者，就是在有道有學的朋友，或善知識的面前，坦白的發露自己罪惡。一個人不怕有過，就怕不肯改過，你如肯在善友的面前，坦白發露自己的罪惡，這就是改過遷善的表示。再經過善友的指導，自然就不再去作惡了。一個坦白、真誠，而勇於改過的人，他說出來的話，必定得到別人的信任和支持。

三者：「於所聞法，不求過失」。法，當然是指的佛法，佛弟子於任何一個道場，有宣講佛法的事，都有親往聽受的必要。但是於所聽的法，祇應該接受，不容許你吹毛求疵的求其過失，過失，就是錯誤。本來以宗教徒的立場來說，宗教徒對於所信仰之宗教的教義，祇有信仰的份兒，沒有批評的餘地。在現在的潮流當中，這當然近於專制，有擅斷思想的嫌疑。然而如果以科學、民主、言論自由、來分析研究宗教的教義，那有些宗教，就必得要破產。但佛教是准許人自由研究的，這裏所說的不求過失者，並不是不許你研究，因爲佛所說道理，散在許多經典裡面，決不能在那一部經裡就能得到他的全貌。如說空的經，就很少談有；說有的經，就很少談到空，說性說相，也是這樣。所以研究佛法，必須先以客觀的虛心，知到一點是一點，積之既久，然後漸漸聚起來，自然可以得到佛法的大概。你如果以世間的俗見，或一知半解，或執著自己的偏見，如果聽空理的時候，你却以爲眼前事物，分明都是有，爲什麼會空呢？假如過些時，你又聽到講有了，唉！不久才將一切皆空的，怎樣忽然又轉出了個有來，或有或空，豈不是顯然的矛盾嗎？這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在求經中的過失，實弄自己的聰明。

四者：「於說法者，不生惡心」。前面是指所說的法，這是指能說的人，能說的人就是說法者，也就是說法的法師。說法並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不對佛教的各宗，都有大概的認識，那是不能講經的。聽衆的人數一多，則份子複雜良莠不齊，知識程度和信仰，更不能一致。講經的很不容易面面俱到，使每個聽衆，都感到滿意。假如你是聽衆之一，而你所謂信仰的是一宗，法師所講的是那一宗，因爲不合你的口味，你就吹毛求疵，對講經法師，存一種破壞的惡心，擾亂道場，妨礙大眾，則你將來的惡果，是凡有所說，都得不到人的信仰與擁護。

這四個條件，綜合起來說：就是言行相順，坦白真誠，對所說的法，能說的人，都以客觀的態度，虛心接受，這樣的做去，則生生世世，所有言說，都能獲得人的信受。不至於有人微言輕的苦悶。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發言修行常相應，已罪不藏於善友，聞經不求人法過，所言一切皆信受」

這是照例的偈語，不需我再講，下星期一再會

六波羅密多論(下)

·達虛·

D 七種精進清淨相：

- (一) 通達精進平等之性。——以不緩不急的態度，以平等雙運之心，去修善法，是名通達精進平等之性。
- (二) 不由勇猛精進故自舉凌他。——是說不以自能勇猛精進，看他人不及己而生高舉傲慢，而欺凌別人。
- (三) 具大勢力。——是說修行時具大勇猛，被甲前進，如有大勢力者，能折伏一切障礙，名具大勢力。
- (四) 具大精進。——是說由利生意樂，發起堅固勇悍方便加行精進，故名具大精進。
- (五) 有所堪能。——是說於修行中能堪忍寒熱飢渴等苦，名為有所堪能。
- (六) 堅固勇猛。——是說以有勢有動有勇者心，於修行中雖遭任無難受魔事，而能堅固勇猛無有退轉。
- (七) 於諸善法終不捨觀。——是說進修無量善法，集諸無量功德，乃至成佛而無放捨。

E 七種定清淨相：

- (一) 普通達相三摩地靜慮。——是說善能通緣俗諦一切定相之體用，是名普通達相三摩地靜慮。
 - (二) 有圓滿三摩地靜慮。——是說緣真諦之真如境界之定，從境得名為圓滿定。
 - (三) 有運轉三摩地靜慮。——是說加行位有漏作意運轉所依之定，名為運轉定。
 - (四) 有無所依三摩地靜慮。——是說根本智現前，無有分別作意故，無有境界為所依止故，此定名為無依定。
 - (五) 俱分三摩地靜慮。——是說緣真俗二諦境界之定，名俱分定。
 - (六) 善修治三摩地靜慮。——是說為善修種種行之所依止之定，改後得智，名為善修治定。
 - (七) 有於菩薩藏聞緣修習無量三摩地靜慮。——是說緣一切大乘言教，實行聞思修無量法門所依止之定。
- 菩薩依此七種相所修禪定波羅密多，得名定清淨相。
- F 七種慧清淨相：
- (一) 遠離增益損減二邊行於中道，是名為慧。

- (二) 由此慧故，如實了解解脫門義(空無願無相)。
 - (三) 如實了知有自性義(徧計執，依他起，圓成實)。
 - (四) 如實了知無自性義(相、生、勝義三種無自性性)。
 - (五) 如實了知世俗諦義(五明學)。
 - (六) 如實了知勝義諦義(七真如等)。
 - (七) 能善成辦法隨法行。
- 菩薩依如是七種相修習慧，得名慧清淨相。

九、六波羅密多之相攝

這六種波羅密多，雖是各標名目，其實是互相攝受，互助相成的。今舉經以證之：經云：『世尊於此一切六種波羅密多，或有處所以施聲說，或有處所以戒聲說，或有處所以忍聲說，或有處所以勤聲說……或有處所以慧聲說。如是所說有何意趣？謂於一切波羅密多修加行中，皆有一切波羅密多互相助成。』大般若亦云：『以無所得修行布施，了達一切施者受者及所施物皆不可得，如是布施能滿布施及餘五度，以無所得修淨戒，了達一切犯無犯相皆不可得，如是淨戒能滿淨戒及餘五度，以無所得行安忍，了達一切動不動相皆不可得，如是安忍能滿安忍及餘五度，以無所得修行精進，了達一切身心動意皆不可得，如是精進能滿精進及餘五度，以無所得而修靜慮，了達一切有味無味皆不可得，如是靜慮能滿靜慮及餘五度，以無所得修行般若，了達一切諸法若性若相皆不可得，如是般若能滿般若及餘五度。』又攝論云：『謂修施時禁防、忍受、策勵、專心、能善了知業果相屬，如是施中即有餘轉。若修戒時遠離慳吝、懈怠、懈怠、散動、邪見，如是戒中即有餘轉。修習所餘亦如是說。』由此可知六波羅密多，具有互相攝受，互相助成的意思。

十、六波羅密多之加行

這六波羅密多要怎麼樣去修持加行呢？在諸經論中必有詳說，因時間關係，只可擇錄一二如左：

攝論云：『云何應知修習如是波羅密多？應知此修略有五種：一、現起加行修；二、勝解修；三、作意修；四、方便善巧修；五、成所作事修……』大般若經首二中立有詳說。總而言之，能够依此五種相，去實行此六波羅密多法，就可得六種清淨增上意樂，速證無上佛果。

十一、六波羅密多之功德

修行此六波羅密多因，能够得甚麼勝利功德呢？在諸經論中，也有概略的答覆。解深密經云：『當知一切波羅密多各有四種最勝功德：一者於此波羅密多正修行時，能捨慳吝、犯戒、心憤、懈怠、散亂、見趣所治。二者於此正修行時，能為無上正等菩提，真實資糧。三者於此修行時，於現法中能攝受饒益有情。四者於此正修行時，於未來世能得廣大無盡可愛諸果異熟。』(下轉六頁)

僧伽泛論

龍慧

一、僧伽的意義與使命

以佛陀為首的佛弟子，即比丘，比丘尼的團體叫做僧伽 (Sangha)。僧伽的語意雖僅有集合 (Assemblage) 的意思，但因其集合是以和合為生命故，普通都譯為和合團體 (Fraternity)。

因為佛弟子是以自光明、法燈明為依，想達到自由解脫的理想境地，因此，它的修道並非尋常就能完成。為要專心於修行，避免受欲的牽纏，因此才實行出家，與同志集合一處互相勉勵，切磋，精勤於修行。不過，在此我們要明白的，就是僧伽的名詞。僧伽一詞並非佛教的專有名詞，而是當時印度社會的所有團體——遊行者及其他宗教的團體的共用名詞，佛陀不過是延用而已。當然以佛教來說，僧伽是仰佛陀為主出家的修道團體。

可是對於僧伽一詞的用法，由其用例，可作廣狹二種不同的差別——內容。廣義的僧伽是包羅世界上所有的佛教信徒。不管是出家的五眾——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也好，在家的二眾——優婆塞、優婆夷也好，通通叫做僧伽。此外四方僧伽 (Catudisāsana 招提僧)，也屬於廣義的僧伽。這是廣指出家的五內眾的。即不管凡聖，來不來都包括在內。所以有應供僧伽和世俗僧伽的二種類。應供僧伽是指有供養資格的聖眾——四向四果。但世俗僧伽，即不分凡聖了。這與四方僧伽的字同。

狹義的僧伽是局限於一處 (結界內) 的出家團體，一名叫做現前僧伽。這在毘耶耶，即說有五種。即：

- 一、四人僧伽：不得授具足戒與自恣，復席法。
- 二、五人僧伽：在我國不得授具足戒和復席二作法，但邊地即可。
- 三、十人僧伽：不得做復席法。
- 四、二十人僧伽：得做種種法。
- 五、二十人以上僧伽：得做種種法。

(註：其眾如果未滿三人時，即叫做眾群 (Gana)。)

如上述僧伽的內容及意義，依其用例幾有天南地北之差異了。又僧伽，因其性別又可分為比丘教團和比丘尼教團二種。在比丘教團，沙彌，可說是一種半團員或準團員，比丘即為正團員。於比丘尼教團，沙彌尼和式叉摩那，即為半

團員，比丘尼即為正團員。

僧伽的成立是創于釋尊成道後，在波羅奈度五比丘時。即：天下有六阿羅漢時。以後即隨其教勢的擴展，到了成道第九年，已擁有比丘尼教團，同時亦創制了比丘尼八敬法。

僧伽的唯一特色是和合無諍，所以不管處理一件微小的事情，也都必須經過大學的議決方成。因此僧伽可說，不但是比丘尼的修道，證悟的道場，亦是傳播教法，護持任務的機關了。也就因為如此，所以佛弟子都附隨模範者——正覺者，走未走的路，到正覺者所達到的地方——見道，修道，趨往理想的境界。因為僧伽是個團體，所以有團體的法規，不能隨便便行個人行動。傳說，劫賓那尊者有一次，以為自己很清淨不必參加布薩會，再受大眾的認定。可是佛陀却教訓他說：「劫賓那啊！就是像你這種清淨的人，才有參加布薩會的必要，如果你那樣清淨的人都不參加，那麼，僧伽將如何呢？」可見個人於團體是不得隨便，必須履行團員的責任並遵守法規了。

如上述，僧伽一面為修道的道場，完成所負的使命，一面為護持教法和機關，內繼法燈，外弘正法。換一句話說，出家眾負法施的責任，在家眾負財施的責任，而如鳥之以翼住持佛法於萬世。尤其是出家眾因負說法，傳燈的責任故，特舉為三寶之一而崇仰。如續經要集說：「四果的優婆塞，猶不得不拜沙彌。」這當然並不是說，沙彌比優婆塞尊貴，而是指沙彌將或為比丘，負傳燈的責任與權利之意。

僧伽的理想是包括人天一切的眾生於教團中而教化的，所以當佛陀未成道時，見有六十個阿羅漢在一起，佛陀即命他們不得二人同走一路，各自到四方去弘揚教法。除非是夏安居，佛弟子是很少定居於一處的。他們却到處去遊行度化有緣的一切眾生。如富樓那尊者臨別佛陀，將到今之賈賈 (Rājagṛha) 去弘法時的覺悟，可說不獨他如此，即一切的比丘亦然，都抱有這種殉教精神。也就因為如此，佛教才很快地風靡全印，至阿育王時，更擴展至遠處的 Bactria 東方之緬甸，南方之錫蘭，以及希馬拉雅以北等地了。

因為僧伽的含意深，使命大，所以佛陀屢次讚嘆僧伽的功德說：「我對僧伽有強的尊敬」，「供養僧伽，較供養於我的功德大」，「於此世間，不得見者，值得供養者，最上福田，行一由旬也要去見者，攜糧食也要去見者。因為此中有達天者，達梵者，達不動者，達聖者。」由這個理由老人家又以八未曾有法，讚僧伽的戒律。八未曾有法就是：

- 一、如大海的次第深，無急至深處，是僧伽法、律、亦次第得學，急難了

解。

- 二、如大海水的不越岸，我所說法、律、弟子衆亦無不有所犯。
- 三、如大海之不留死屍，是僧伽亦不留惡戒耶命食者。
- 四、如四大河入大海爲同一海水，四姓皈依僧伽亦同爲一釋種子。
- 五、如大海水之無有增減，諸比丘入無餘涅槃界，無餘涅槃界亦無增減。
- 六、如大海同一鹹味，是僧伽法、律亦同一解脫味。
- 七、如大海有種種寶，是僧伽法、律，有四念處、四正勤、五根、五力等寶。
- 八、如大海住種種大力衆生，是僧伽有四向四果聖者。

二、僧伽的生活戒律

如上述，僧伽有着偉大的使命和深遠的內容，因此，它必須要有一種清淨而堅固的生活，方能達到目的了。關於這，我想可就下列幾項來考察。即：

- 一、入團作法。
- 二、戒律大綱及刑罰。
- 三、結界。
- 四、布薩。
- 五、衣食住。
- 六、個人所有與僧伽所有。
- 七、僧伽作法與滅淨法。
- 八、效果。

因爲僧伽是一種宗教團體，所以它的本質必須要有濃厚的宗教意識。這在佛住世時，佛弟子當然可以在佛陀的偉大人格下，得到清淨，無掛碍的生活與皈依。可是佛陀入滅之後，將怎麼辦呢？依上座雖然也是一法，但主要必須要有良好的制度與法規。這就是所謂：「依戒爲師」「戒住法住」的原則。但在廣泛的團體中要怎樣達到理想，並求其一致呢？這就是產生結果與布薩的理由與用處。

本來戒是隨犯隨戒的法規，所以其約束亦並非一成不變，主要在不違背立法精神與團體的信譽即可，是可以聖教團的衆議廢拾的。譬如說，佛制祇許三衣一鉢，可是這一法規拿到我國北方以及寒帶地方則不適用了。我相信佛陀如果降生於寒地，或歐洲，也許是身著羊毛衣，又得隨帶更多的衣服了。他的這一立法精神不外在養成少欲知足的習尚而已，這是值得注意的。

第九卷第十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讀者捐助	一、五〇〇〇
廣告費	五〇〇〇
訂售刊費	八四〇〇
上期結存	三六六三
共收	一、八七二〇
支出部份	一、四七〇〇
印刷費	一、四七〇〇
鉛版費	四七五〇
配紙十令	二〇〇〇
編校費	二〇〇〇
郵資雜費	二〇〇〇
共支	三、六六〇〇
透文	一、六五七三
共	六、一〇〇〇

茲承

- 一、董事：蔡觀依、李觀怡各助廿五元
- 二、讀者捐助：劉董蓮琴、李本慈各助一百元；胡奚若蘭捐助臺幣一百元整

特此鳴謝

第九卷第十一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董事費	六〇〇〇
廣告費	五〇〇〇
訂售刊費	七二〇〇
共收	一、八二〇〇
支出部份	一、四〇〇〇
印刷費	一、四〇〇〇
鉛版費	九八〇〇
編校費	二〇〇〇
郵資雜費	二〇〇〇
上期結存	二四一六
共支	六、五五七三
透文	二四一六
共	六、五五七三

茲承

- 一、董事：蔡觀依、李觀怡各助二十五元
- 二、讀者劉董蓮琴、李本慈各助一百元，明常老和尚六十元，清心老和尚助叻幣二十元。

特此鳴謝

人生什誌社啓

關於阿彌陀佛的辯論

譚影輯(下)

四、寫給常喜大師的信

常喜大師：

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星橫日報社會服務欄內，讀到您給編者先生一封信，再提出「阿彌陀佛」這個名詞來，發表您的高見，這種護教熱情，至足欽佩。不過，我認爲您的高見畢竟不夠水準，理解很成問題，請原諒我，不揣冒昧，特向您誠意的請教。

說起來，我很慚愧，我是寄人籬下一個最沒有出息的僧青年，平時很少出門，很少與各地同道們接觸，說句笑話：好像封建時代的閨中少女，對外面是那樣隔膜，陌生，不是嗎？您我雖同爲出家納子，而雙方素昧平生。

老實說：我是一個專修淨土的人，而且也在香港華南佛學院混過一個時期，高深佛理，固然是知之皮毛，若是對「阿彌陀佛」這幾個字還沒有搞通，那我簡直不相信我自己！

編者先生答燦安君「阿彌陀佛超度我吧！」誠如編者先生解釋說：使讀者容易領會，這當然有其道理，然而，身負弘法重任的出家僧伽，就應該要了知佛之通義和別義。「如來」乃至「世尊」這十號是通義，凡成佛者皆可稱之，別義則「彌陀」不能稱「釋迦」，藥師不可作「彌陀」，佛佛各有別號，其含義各有不同，如您我是「和尙」，凡出家

受過三壇大戒者，皆得稱之爲「和尙」(通)，然您是叫「常喜」，我是叫「譚影」，兩者是不能備個不分的(別)，若論佛度衆生的能力，則平等無二，編者先生答燦安君語句，在佛度生能力來說，那是對的，不但用答阿彌陀佛可用這語句，就用於其他諸佛也無不可，因爲，佛出於世，都是以超度衆生爲宗旨，我所以寫信給編者先生，是指出阿彌陀佛幾個字之別義——前信說「無量壽光覺」，是爲了人家實貴篇幅，若解釋就應該這樣說：「無量壽命，無量光明的覺者」，彌陀經說：「彼佛何故號阿彌陀？舍利佛！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爲阿彌陀。又舍利佛：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這一段經文，已很詳細說明了「阿彌陀佛」的意義了，您能說它是「頭上安頭」嗎？

不錯，「阿彌陀佛」與「無量壽光覺」，的確是將這一瓶水倒在那一瓶，意義本無差別，不過兩句之中，前者是梵語，後者是華語，若阿彌陀佛不譯成華語，乃至一切佛經不譯成華文，除深通梵文者例外，其餘不是跟「文盲」差不多了嗎？您又怎知「佛陀」是「覺者」義？一切佛經是指示我人修行之路徑呢？

「阿彌陀佛」譯「無量壽光覺」，您以爲這是我「頭上安頭」嗎？告訴您，這頭並不是我安的，發不在我，是翻譯名義來，三藏法數，佛學辭典等幾部佛書安的，因爲我完全是依據佛書所寫的，同時，您更應該問古德法顯，義淨，羅什，玄奘譯經法師們，爲什麼他們吃了飯沒事做，不直截了當地將印度梵文佛經帶回中國，而要多添一次翻譯工作呢？(其中有四不翻與五不翻，不另錄)。

我真不明白？您既知佛是「覺」義，而又說十號之中沒有「覺」字，這不是自相矛盾了嗎？「如來」是「多陀阿伽度」(THAGATA)之譯義，「釋迦」譯義爲「能仁」，您知道嗎？又「知覺乃衆生」，是指妄知妄覺所以淪爲衆生，佛陀是正知正覺，不是無知無覺才爲佛；一個人如果失去了知覺，

那就是無情的木石了，還能稱之爲佛陀嗎？大師！請您自己不要弄糊塗了，不要曲解經義！

我有沒有硬性指佛學淺說是外道借名之書？不妨請您再閱我給編者先生那封信，要不然，您就是走馬看花，或者是老花眼鏡沒有配好吧！

筆至此，意猶未盡，篇幅實貴，不能由我繼續寫下去。星橫日報社會服務欄恐不能給我們專談佛法問題(能够更好)，有機會，請您能在佛教各種雜誌上指正，或示尊處通訊處，或來敝處面談，均無不可，均表歡迎。

這封信本擬按尊址奉上，然而，您的廬山真面目我尚不識，故未敢造次，不得不懇借星橫日報服務欄公告座下，並使萬千讀者，進一步認識佛理，不致再起誤謬，實一舉兩得也。順祝法躬康健。

五、再給常喜大師的信

在阿彌陀佛聖誕日，我寫給你的一封信，已在星橫日報發表過了，想必你也看過了，然而我那封信，意有未盡，實有補充的必要，分析條文，再述如左：

一、你所引六祖語句：「不令他有疑，便是自性現」，那完全是誤解祖意，你要曉得六祖這兩句話，是教人明白佛理之後，依法起修，塞斷意根分別，清淨本有真心，達到明心見性的地步，決不是妄妄不明佛理，糊裡糊塗毫無思想的白痴，就能自性現呵，否則？六祖未悟道之前，何故要往黃梅求法於五祖呢？

二、梵語佛陀，華言覺者，覺有三意：一自覺，異於凡夫，因凡夫不能了達自性，隨妄波濤流；二覺他，異於小乘人，因小乘行者沉於空寂，不求上進，不肯發心利衆，只爲自己打算，抱消極厭世主義；三覺滿，異於菩薩，因菩薩所修六度萬行，功夫不夠水準，福慧尚未圓滿。佛陀是三德圓，萬德具，故稱大圓滿覺的覺者，爲什麼你說佛陀十號之中無一「覺」字？這不是你的粗心，就是你的愚昧不察，令人憾慨系之。再說梵語「多陀阿伽度」，假設不譯成華語爲「如來」之義，那您也可不承

認十號之中有如來一號了，老實告訴你：在佛陀十號之中，除了「佛」一字是梵語外，其它九種名號，全是華語譯意，你可以一一否認嗎？

三、你說你沒有聽過「無量壽光覺」者的名號，這是你對事的無知，「覺」是佛號中所含意義，稱佛名號當然不能將所含的意義也喊出來，這是當然的道理，若你一定要標奇立異，別出心裁，稱佛名號要將佛號意義念出，這未嘗不可以，只是太麻煩一點，別的不說，只將你自己就可一試，認識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名字，「常喜」，別人呼喚你也以「常喜」二字稱之，然而常喜二字所含意義是「常常無間斷的歡喜」，那末別人要呼喚你一聲「常喜」，倘若若忘的人，叫喚你一聲真不容易？這縱不是毒蛇添足，也成了很大的笑話，「覺」字既是「佛」字含義，就知不念無量壽覺，或稱迦覺的原理了。況且佛陀十號之中，通常也只念「世尊」，「如來」二種，其它八種名號，不是也很少人稱念嗎？你看，「阿彌陀佛」，「釋迦正偏知」，「藥師世間解」，這樣的稱號是沒有聽過吧？但我們豈可不被常稱念，就否認他的偉德。

四、再說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這是楞嚴經圓通選擇之後，文殊菩薩所說的辭旨兩句偈語，按這兩句大意是這樣的：因為眾生最初由一念無明妄動，凝結滯鈍，便有了無情的依報世界——國土——相分——由於所知不實，是妄知，妄覺，妄見，便有了有情的世界——眾生——見分——所以古德說：「夢裡真真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就是說明了這個道理，再說依正二報的存在，完全是依託我們「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含藏——所有，所生的。換句話說：就是唯識家所說的，一切由唯識變現出來的，你不識得楞嚴經文義，而專挖出「知覺乃眾生」一句，來與微悟字宙人生真理的覺者——佛陀混為一談，企圖擾亂視聽。混淆真理，而不解妄覺的眾生是在迷，正覺的佛陀是在悟，正覺與妄覺二者雖同一「覺」字，而迷悟就有天淵之別了，例如天子、老子、兒子、小子，「子」之一字雖同，而上下尊卑，不能沒有分別；否則弄不清楚，那真是貽笑方家。

大師，鼓不打不響，鐘不撞不鳴，理不分辯亦不明，所以我不憚煩地再和你討論，不過，我是個

佛學膚淺的苦惱子，只知就事論事，不會討好編者，這要請您多多原諒。同時希望我們大家都能够衷誠努力，互相研討，只要出發點是為佛法，那我很樂意贊助腦筋的。

其它的話，我也不願多寫，我希望我這封信借報紙之一角，傳到您的心靈裡，很快地給我一個回響，好！讓我在這裡等待着您的高論。順祝安樂！（最苦惱僧潭影寫於橫城之懷慶樓）

六、虛明法師致常喜大師的公開信

常喜大師：
拜讀了星橫日報服務欄您給編者先生一封信之後，使人怪不舒服。當時我總認為您是外教徒，冒充僧人，不然的話，那封信要是和尚寫的，難道連佛教普通的名詞都弄不清楚嗎？那還出什麼家呢？因此，我就肯定您是外教徒冒名頂姓的，故意來同我佛教搞蛋的。因為外教徒對於佛法沒有什麼研究，就難怪它們曲解了經義，我不來想駁斥，可是後來想一想，這種無稽謬論不值一駁，還是算了！和尙，不聞猶可，突聞此言，好比八百矛從我胸中刺進去還要難受啊！要是一般俗人不信佛法，情有可原，但是堂堂比丘不懂佛法，曲解佛理，簡直是一種恥辱，況在報章上發表的東西，是給千萬萬讀者們看的，若有不明白佛法的人，就會以誤傳誤，以訛傳訛，久而久之，那就把整個佛教弄成一團糟，也把我們和尙的名譽弄壞了，事情是多麼嚴重啊！

根據您那封信中，有這麼一段話，「考之我佛十大名號，由如來至佛世尊，中間無一覺字，而佛教堪稱平等者，是在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照這樣解說，更是一本糊塗塗，使讀者中看有文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究竟佛陀十大名號之中，有沒有一個「覺」字？我們現在定要把它弄個明白，限于篇幅關係，不能把佛陀十種通達逐字解釋，單就佛字提出談一談：「佛」之一字，依印度的原名，應當稱佛陀，因為中國人歡喜簡句，所以譯為佛。佛陀譯成華語為覺者，他是人類徹底覺悟字宙人生真理的一個人，覺有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三種覺悟的不同。像我這樣說得很明白，難道閣下還不承認十種通達之中有一個「覺」字嗎？虧您還說：「在佛教

中混了四十餘年，亦知佛是覺義，但只聽到金剛阿彌陀佛，却從未聞有念無量壽光覺者，如果定要念無量壽光覺才合佛教正義，那麼釋迦便要改奉尼覺，藥師也要變成琉璃光覺，還有十方三世一切諸覺，楞嚴經說：「知覺乃眾生」自然眾生也覺在內，豈不成了一本塗糊賬嗎？……您這種論調，真是駭唇不對馬嘴，張冠李戴，國語吞棗，渾合一談，這明明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還有什麼話可說，自己把佛理問題未搞清楚，還要打腫臉充胖子，認為自己是佛學通家，硬說人家把佛理弄錯了。這樣，小視天下無人，正合廣府一句俗話：「瞎子沒有見過天，閉着眼睛瞎說一道。」不過，無量壽光覺這句，潭影法師曾在星橫日報服務欄內已解釋得很透澈，不用我多費口舌，若十方三世一切諸覺與「知覺乃眾生」這兩句意義依照您的糊塗解釋，那就鑄成了大錯特錯。老實告訴您，「十方三世一切諸覺」，這個覺字是覺悟的覺，非是妄覺的覺，「知覺乃眾生」是妄知妄覺，也可以說妄知妄覺，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眾生認為真，以真作假的，真假不分，無我執我，非常執常，再說明白些，我們眾生就是從妄想顛倒而生的，故曰「知覺乃眾生」也。

上面說了一大堆，好在把您所錯解經義的地方，總算糾正過來了，並勸告閣下如果下次再解釋佛理的問題，最好去請問本與菩提學校的星法師，它老人很慈悲，決定會給您個明白指示。須知「閉門造車」拿出來是不適用的，如果您定要亂談，難免「季康子，認季麻子」，「王皮區，認玉波羅」，成了天大的笑話。所以請您大師要弄清楚，這並不是我干涉您的言論自由，是好意勸告您從今以後在沒有理解佛法之前，少談佛法為佳。因為佛教學理最高深，並有許多專門名詞，必須聽法師講解過，才能夠澈底明白。

這次我本來不想多浪費筆墨，因為事關整個佛教的問題；誠恐社會人士，未明佛法，惑于佛法錯誤之報導，致生誤解，特予闡明，以正視聽。所以我不忍縮頭不問，故特呈上燕函，並請編輯大德賜予耶致，給予刊出，那就功德無量了。順祝您早入無際三昧！

虛明敬上

學佛的回憶和願望

憶 慈

(一) 宗教為形成民族之一大要素

我們教國建國的三民主義，簡略分析，包括着「民族」「民權」「民生」三要素，「民族」二字來說吧！甚麼是「民族」呢？「造成民族種的原因，概括的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很複雜，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次大的力是生活，第三個大是語言，第四個大是風俗習慣，由此可知，民族是由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所造成的人羣團體。」我們由此可見「宗教」乃是形成「民族」之一大要素；沒有宗教，不能形成完整的民族，可見宗教是多麼的重要了。

(二) 佛教在亞洲有悠久的歷史

今日世界，人口日繁，宗教林立，範圍最大的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回教等。就中以佛教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在我國流傳，已將近兩千年；鼎盛時代，寺院有八十餘萬所，僧侶有五百多萬人；在大陸各地，其宏偉輝煌的寺院，無論建築、雕刻、塑像、圖畫等，都是巧奪天工，精美絢麗的，也足以代表我國悠久光榮的歷史、文化。

(三) 抗戰、剿匪、影響了中國佛教事業

在亞洲各國，向以佛教最為盛行，如泰國、緬甸、寮國、高棉、錫蘭、不丹、尼泊爾等，皆以佛教為國教，對佛教的推廣，受到政府的贊助，不僅收到良好的效果，尤可不虞其他宗教的影響。

國父說：「造成民族種的原因，概括的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很複雜，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次大的力是生活，第三個大是語言，第四個大是風俗習慣，由此可知，民族是由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所造成的人羣團體。」我們由此可見「宗教」乃是形成「民族」之一大要素；沒有宗教，不能形成完整的民族，可見宗教是多麼的重要了。

(四) 亟需糾正的錯誤觀念

人性的賢、愚、善、惡是不同的，因之人的意志、觀念也是不同的，假如有一人，偶然對大家說：「宗教是形成民族之一大要素，對人生有不可估計的重要，它能助人救品勵行，建功立業，因此，每人都應有一宗教的信仰。」必定會有人持反對的論調說：「我什麼教都不信，一樣有事

幹、有飯喫、有衣穿、有房住、有錢用，並且有老婆睡，我是一貫的什麼教都不信。」也許會有人以抬槓的口吻說：「我什麼教都不信，祇相信錢，有了錢，什麼重大問題都可以解決，沒有錢，甚麼事也辦不成。」像這種偏激思想，邪僻觀念，真是荒謬極了；因為有這種錯誤的觀念，必定有其不軌的行動；所以形成今天這種世風不古，道德淪亡的社會。人們咸抱現實主義，存在僥倖心理；做事自然避重就輕，投機取巧；祇求目的，不擇手段；例如官吏之貪污賄賂，商人之舞弊營私，工人之偷工減料，以及流氓之殺人越貨，都是層出不窮，無法防止的行為。職是之故，違法亂紀，作奸犯科之輩，多是貪婪卑劣，缺乏宗教信仰的人。祇惜無法蒐集資料，作一詳確的統計，深以為憾。

(五) 學佛及戒酒的回憶

在我的故鄉，佛教盛行，外祖母、祖母信佛，母親信佛，五伯母中有三人信佛。我十歲那年，母親隨着舅信女到寺廟拜佛，（俗稱進道）法師誦經說法，歷時數日，我隨母前往，幫助照看香燭的三弟，聽了些正心修身，慈悲為懷的道理，使我成為一個循規蹈矩，修學勵品的孩子，深得師長歡喜，父母鍾愛。

成年後踏入社會，薰染了飲酒，吸菸的惡習，尤其時常飲酒過量，傷害身體。嗣感從事革命，必有健康體魄，乃決心戒此不良癖好，旋於卅六年春，正式拜會戒暗（名曰在蓮）佛會奉祀觀音菩薩，法師們都是品格端方身心康健的人，使我肅然起敬。我雖踏進

佛門，惜因連年作戰，不暇研讀佛學理論。幸而十年來，保持淳樸無嗜，體力健康，可以擔當反共救國事業，內心也就滿覺興奮愉快了。來臺後初在鳳山連住五年，以一身軍裝，不便進出寺廟。今夏有幸，承華嚴關主之青睞，不斷指導，又惠賜佛學雜誌數冊，在此寂寥的環境中，簡直如獲至寶。

(六) 虔誠念佛，可以解除危險

以個人平生體驗，凡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平時每不感其重要，遇到危急患難時，如無有益書刊閱覽，自必心無主宰，胡思亂想，憂煩苦悶，輕者傷神，重者罹病。回憶弱冠前後，每有不快的遭遇，必引起患慮或嚴重失眠，幾乎釀成神經衰弱之症。卅七年冬隨部參加遼西會戰，不幸失敗，在冰天雪地中，輾轉行進，每當漫長的冬夜，找不到一本破書，一張廢報紙，心情煩惱，精神寂寞，感到非常痛苦。偶然想起法師的囑咐，遭遇危難時，默念菩薩佛號，可以逢凶化吉。於是每於長夜失眠時，即禱念菩薩聖號，用為心神寄托，終蒙菩薩指引，重回革命行列，今天能呼吸到自由空氣，我真是衷心感謝菩薩，祇能對痛楚失望的人，救苦救難。

(七) 兩個顯著有力的例證

我學佛三月來，為時很短，對於佛學的認識，真是太茫然了。佛教有許多經典及古今高僧大德的名著，吾人窮畢生精力，亦必研究不盡。況我軍人身負革命重責，大部時間，多為未來的反攻復國而充實戰技，

很少有暇研究佛學書籍。雖然時間有限，無法瞭解佛教精華，但從下列兩端，不難想見佛教的意義和理論，是如何的博大精深了。

一、法僧來華進修佛學：受過高等教育的法國青年，精研哲學，神學，他認為任何宗教的意義，都不及佛教之崇高偉大，並認為世界和平，應求之於佛法。去年底，遠涉重洋，來臺研究大乘佛法，他曾經說：「凡是天主、基督的教徒，如若曉得佛教的精神，一定會改宗佛教，同時天主基督教堂，也必定會開門大吉。」

二、印度教領袖恩白克率眾信佛：恩白克博士原是印度教的領袖，大約在二年前，率領屬下近三萬教徒，集體皈依佛教；此外尚有十七萬印度教徒與恩白克，正在走向信仰佛教的轉變中。他們這種明智的抉擇，必定是認清佛教的真理而採取的。情恩白克博士現已辭世，真是佛教中的一大損失，使人非常惋惜。

(八) 將來的願望和努力

憶慈學識淺薄，天資魯鈍，但知佛教能以移風易俗，警世感人，補政治、教育之不足。祇惜時光有限，不暇研習佛學，惟星期例假，願抽一部時間，悉心閱讀一般佛學書刊，絕不虛度片刻光陰，俾期終身教品，做一忠實誠正的佛教弟子。不久匪患戢平，大陸光復後，將歸還故里，從事鄉、鎮地方政務，負責刻苦，造福桑梓；同時贊助寺廟之重建，支持佛教之宣揚，使佛教事業，早日恢復舊觀。並致力籌辦慈善設施及醫療機構之救濟貧苦，安撫老弱，使地方安定，民生優裕，建設成自由安全的社會，我深知有此信念及決心，來達到這項目的。



何處是歸程

記得弘一法師示寂前，曾有一詩給他的好友夏丐尊：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問余何適，靡爾亡言，
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這樣的意境，何等高超，何等廣大，真是功成圓滿時候，一笑解脫的景象。這首詩，二十年來，一向盤繞在我的腦際，不論處在任何境地，也是不能忘却的。我常常默寫出來給朋友們看，看了的人，也沒有不受感動的。

我的一位同鄉，是弘一法師在家補的一支曲子，題名「落花」，可惜那曲文我連一個字也記不得了，但聽她在彈唱的時候，那音調很低沉，空寂而不是悲怨，有一種「人世無常」的感嘆，那時他就快要破紅塵了。

本來，一個追求人生到最高境界的時候，都會趨向宗教的懷抱中來。我這個人秉性孤僻，從小就與人落落寡合。十四歲那年，偶然聽見哥哥們在大廳上拍曲，有一支寄生草：

「漫道英雄淚，相辭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俺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煙蓑雨笠擔單行，一任俺芒鞋破綻隨緣化。」

這支曲子，大大地震撼了我的心弦，我一口氣就把它記下來，終生不忘。

在那時候，我是全家最寵愛的小女兒，家境也好，可以說在紅塵中已算有福了，不知我何以總有一種想「逃禪」的念頭。至於佛教的理論，我是毫無所知的。我們是世代書香，母親她們喜歡做詩習畫，但很少唸佛經。

十幾歲的女孩子，那個不追求未來的夢？可是我呢，我的心波像早已經乾涸了，沒有漣漪，而且每每嗤笑別人的愚蠢，把「秦關百二當千秋業」，那裏有不散的華筵不了的棋。同時，我對於文學的美，又非常熱慕，我有一股深藏在內心的感情，希望找到一種寄托。因此在學校裏，被人認為「書獃子」。

後來入世，因為自己的心性古怪，雖然為了生活，不能不混俗和光，周旋濁世，但是我的感慨，却與歲月俱深。

逃禪吧，俗緣未了，事實上不可能，混下去嗎？又加深了心靈上的苦刑。我常常自問：

「何處是歸程？」

因為我是一個女人，積習已深，理智尤其強烈，一切事物，總不肯人云亦云，什麼東西，我總要探求他的真諦，才肯相信，也許這就是我的劣根性沒有拔除，所以雖然慕道，終於沒有真正悟道的一天。

自來臺島，家兄送我佛經一本，

駱菲

我最歡喜金剛經中的一句話：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對於六祖壇經尤其崇信，旅行必帶。也可以說我誤解了「頓悟」的道理，打算偷懶，而實在是那些莊嚴美妙的文字，給我的印象太深了。

在靜修院借住兩月，得見許多高僧，頗感近來佛教，已經加入了不少的新血輪，一天天在發揚光大起來。又承性如法師贈我人生一冊，有一篇「我的學佛因緣」。(大意如此，因為這本書，我已轉贈給修慧法師了。)

「我是一位本省籍的比丘尼寫的；我雖未入佛門，但觀察所及，也和她深具同感。」

總之佛教要更多吸收智識分子，這一點已經是各位眼光遠大的法師們所公認的了。

我知道有一位比丘尼，她要發宏願做些大事，她是很堅強的，值得欽佩的，我發現了她，她也發現了我，我願佛天默佑她的事業成功，那時候，也許我的歸程何處，就可以決定吧？

在將離靜修院的前夕，特寫此短文，表出我的愚昧與憧憬，並以紀念我與那位比丘尼的相會，就在慈航法師冥誕的那一次，短短三天的聚首，總算有緣！

別了！秀峯山，別了！慈航法師的許多遺愛，我願望山頭……那輕烟迷暎，如詩如畫的光影，在若干時以後，或將化作祥光萬道，普渡眾生；這是我的理想，但願有一天會見諸事實。

聞

思

集



給「口」的一封信

口：我對你的信任和關懷，可說同「身」是一樣一樣。這可不是我在討好你；我信任你，關懷你，是有二種原因的：

(一)因為你是屬於身的一部分。(二)因為三十年來，你給我的惠賜和方便太多，太大了。假使沒有你的存在，無異的，我的生命立刻就要受到直接威脅。即令離你能够僥倖苟活一時，而達到宜揚佛法，或接客酬賓的時候，也有莫大的不便。因此，雖常聽人說你是：「禍之門也」。而我對你的自由發言權，從無加以限制；反之，隨時隨地，還不斷的擴大你的說話範圍呢！關於這點，我想你如你者，當不會毫無覺知吧？

俗云：「慈悲長禍害，方便出下流」。現在把這兩句話搬到你身上來，我想是非常恰當的，怎見得呢？我覺着從擴大你的說話範圍之後，你便得寸進尺的越來越放肆了。爲了此事，我雖也曾一再而三，再而三的示意給你，希望你能够會得「言多必失」之害，然，結果我均告失敗了！我灰心之餘，原想不問不問，任你恣意碰撞去，可是，回頭想想，與其任你恣意碰撞，何如「盡其在我」加以勸告勸告的好呢？當然，我的說話不見得能够使你聽得入耳，但是，我不管這些，祇要我想說的話說了，我已覺心安理得了！

口！你還記得嗎？不數年前，你還是個沉默寡言的青年呢！會幾何時？竟一變而成了個言行無忌的放蕩者了！口！我說這話，可不是有意給你以難堪呀，而是爲了你的名譽着想，也可以說是爲了我的前途着想，我不得不披心瀝血以良言相告。

口！你知道嗎？近幾年來，我一聽人家說：「

· 狀僧 ·

吓！那人的嘴——口真壞——我即馬上思索你的發言內容，看看是否有傷及他人的尊嚴和名譽的語句。然而，你自管一氣噴出，從來是不講責任問題的，這點，往往使我受盡了驚嚇，傷透了腦筋，而惱惱不能自安！

口！我想你對於唐，宋八大文豪之一的蘇東坡，不會太陌生吧？據說他就是因一言不慎而遺憾終身人物。關於這一掌故，雖然我從大路邊上聽得來的——不甚可靠。但爲了鼓勵你今後「敏於事而慎於言」起見，不妨就我記憶所及，大概的來說一說，希望能够因此而提高警覺心，不至於再去蹈前人的覆轍！

聽說有一天蘇東坡去看王安石，王因事忙，遂命書童請東坡到書房裏坐坐，準備公事辦畢，即來會談。東坡進得書房，第一眼就瞥見桌上放着墨迹淋漓的兩句：「昨夜西風過園林，吹落黃花遍地金」的未成詩。東坡仔細一看，知是王安石寫，不禁笑了笑，遂揮筆在王的詩句下寫道：「秋花不與春花落，說給詩人細吟吟！」寫後，東坡又坐了一刻，見安石仍未出來，即招呼書童一聲，竟自去了。事有湊巧，東坡剛剛走開，而王安石即走進了書房，由於書童的述說，安石知東坡已去。安石正想坐下問書童東坡走時有沒留話，忽見桌上自己未成的詩句下寫着：「秋花不與春花落……」兩句，安石看過，即知是東坡所作，心甚不悅。但安石畢竟比較東坡老練的多，心雖不悅，口中始終不吐一字。然而，據傳說蘇東坡所以一生徘徊於山水之間，而未能展其抱負者，即因「秋花不與春花落」一言有以致之。這話或不盡然。但是王安石是蘇東坡上進的一塊絆脚石，也未始無稽。然而是不是因此一言，請容再考吧！

口！你聽了這個故事，或許要有疑問：「爲什

麼王安石祇因東坡的「秋花不與春花落」一句詩，就會「心甚不悅」呢？如果這是事實，王安石的量也嫌太小了點吧？口！關於這一問題，照理是不該怪王安石的，而實是因東坡「少見多怪」的結果。現在我略說說王的詩意和東坡的詩意，你便會明白王安石「心甚不悅」的原因了。王的「昨夜西風過園林，吹落黃花遍地金」二句詩，意思是說：昨夜西風一陣西風經過園林的時候，把片片的菊花吹落在地上，乍看來地上好像遍鋪了黃金似的！」東坡的「秋花不與春花落，說給詩人細吟吟」二句，意思是說：「喂！你弄錯了！秋天的菊花是不同春天的桃、杏等花經風就會落的。我把這意思說給你聽，請你再去做推敲推敲吧！」可是，不幸的很，據說後來東坡去某處做官，在九月九日賞菊的時候，一陣西風過處，即見菊花紛紛落地，此刻雖會追悔「秋花不與春花落」的詩句不當，但已來不及了。因此，後人有詩道：「廣知世事休開口，人前縱會只點頭，君若連頭亦不點，一世無惱亦無憂！」

口！上面所說，不過是依世間的「是非皆因多開口」或「禍從口出」而已，若照佛法中十惡業的四種口業言，罪過之大，給你聽了真要膽戰心驚哩！然佛是真語者，宜說此語，無非欲令衆生解其深義，去惡修善，而絕不可以聾人聽聞的嚇唬話會呀！現在把四種口業略加解釋，寫在下面：

- 一、惡口：如罵詈咒詛，出言與罵等。
- 二、兩舌：如對張毀李，對李毀張等。
- 三、綺語：如戲言淫詞，壞人正念等。
- 四、妄言：見言不見，不見言見等。

口！此四種業，雖爲孽障大者，然以你所造業言，已罄無不盡。但是，你如能及時覺悟，止於未然，即可轉四惡爲四善，化罪戾而爲祥和的。經云：「南無一聲佛，皆已成佛道」。由此可知，入三途，成極惡，咸在當人一言或一念間耳！你假使能以「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精神，發一個：「不談人間雜語，唯演如來法輪」的誓願，即是一個：「知過必改」的大丈夫！話說到這裏爲止，最後說你：努力！



塵梵隨筆 (續七)

陳師潛

隋代州趙良相，家資巨萬，有二子，長曰孟。次曰盈。次強長弱。其父將終，分家資爲二，次子盈得其上。及良相死，盈再割取其兄之產，止與孟園屋一區，孟備力自活。無何，趙盈死，生其兄孟家爲兒，名環。後孟亦死，生其弟盈家，與盈之子爲兒，名先。治長，而孟家益貧，盈家益富；趙環即與趙先作僕使爲活。里人謠云：「天道弗平，盈者益盈！環一日聞其寡母曰：『趙盈割汝家產，致汝世貧，今至爲其奴，可不恥乎？』環因懷恨，欲殺趙先。開皇初，環從先朝五臺，入峨谷東數十里，深曠無人，環拔刀謂先曰：『汝祖與吾父兄弟也！汝祖割吾產業，致吾世貧，今爲汝僕，汝其忍乎？吾今殺汝也！』先即疾走，環逐之入林，見草庵，遂入。有老衲曰：『子將何爲？』環曰：『吾逐怨耳！』老衲大笑曰：『子且勿爲，會自識之。』各以藥物授充茶湯。食已，如夢初醒，忽憶往事，感愧自傷！老衲曰：『盈乃環之前身，割兄之業而生兄家，是自棄其業也。先乃孟之再來，生於弟家，受其先產，父命猶在耳。』二人棄家從釋修道，後終於彌陀庵。具載清涼山志中，親屬因果，報在次生，於此可驗。佛法因果，報通三世，從未有業債永賴之理。頻債者，縱能抵賴於今生，斷不能抵賴於次世，觀趙氏星仲之互易投生，可以知矣！幾謂供養小乘聖流，將來如證無生，必無取償之望，安知阿那律尊者，夙世供養辟支佛一鉢飯，感九十劫無貸如意報。是供養道流聖者之福報，優於俗輩多矣！俗輩之債之次生收回本息耳！焉有歷劫而福報不盡者耶？

頓悟入道要門論載唐趙公問道欽云：「弟子今欲出家，得否？」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因將相不能斷除見思二惑及一切欲習故。釋尊之棄國捐王，非無爲王之福也，乃功行進步時必然之舉措。四十二章經云：「我親王侯之位如過隙塵。」其鄙視王位，與敝屣無異。僧流之怕欲，非無受欲之福也，乃功行進步時必然之感覺。人類眼耳鼻舌身五根，俱攝於意識，總云六根。如意識貫於一機，則其餘四根之感覺必運轉。是故人當靜時，五根不爲境牽，下意識活動，靈感易於湧現。靈感不現，理與思維心失其作用，古人讀書寫字，常選幽靜環境者此也。屈居尤不及郊行之易於啓發靈性。趙州禪師八十歲行脚，正爲發掘悟道之哲理耳！屈居之行吟澤畔與唐李賀之郊吟句，皆爲尋求靈感之方法。余往歲對佛學道理，日有多究心得。屈居後腦筋失其作用，一年來已不復推研矣。從茲決意捨棄參究，聽任佛學哲理之潛沒而無以印證可也。

凡人重病夢陰役者，必墮惡道；夢陽屬者，死後平善；夢僧道者，死後生天。余壬辰冬，臥病靈泉寺，夢已故廿餘年之亡父僧數僧至病榻視余，亡父且爲余盛飯。時文印和尚爲靈泉寺住持，懸峯默如諸法師在寺卓錫，知之必詳。當時如此，生天無疑，不死而受多年之厄，且入焚籠，悔恨無似。目睹萬象，耳牽衆聲，心繫憾事，六根消磨其三，神不統一，幾何不令人智慮昏迷，思路閉塞，日趨庸愚之域乎？信乎經典言大根爲六賊，良有以也！老氏云：「吾之生也有涯，而學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矣！」頻年返璞歸真，方欣名相之泯絕，孰意獄居憤悶，重熏輾轉，非始料所及。辛未壬申諸年，居外祖商行，喜藏書，嘗當亡弟翰章共覽唐代女詩人薛濤與女真魚玄機書，翰章尤喜清照，宛如夢境！而翰生埋骨青山，已逾十載。偶閱報章刊載薛濤遺事，撫今思昔，悵然相似。修道之目的在證真如，欲證真如性境，必須斷念。佛經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與金剛經所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皆是也。治學之目的在求知解，求知解必培養觀念，此爲修學與治學下手時相悖之處。老子云：「爲學日進，（求學問吸收觀念，日有增益。）爲道日損，（修學者必將一切觀念知解，逐漸掃除。）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將一切觀念知解，掃除淨盡，至於完全低絕，方能入道。）釋老兩教哲理，殊途同歸，孰謂老氏之學，有礙於釋家也耶？

俗心進步，則觀念知解勝而善惡恩怨之見亦萌，所謂一染一切染者也。道心進步，則觀念知解劣而善惡恩怨之見亦泯，所謂一淨一切淨者也。釋氏修道之要，在斷見思二惑。見惑爲一切善惡情執；思惑爲一切新舊觀念。二惑齊斷，則轉凡成聖，立超四果。而此二惑正爲立身處世及治學所必需之本能，斷之必成呆子。出世法與世法分道揚鑣，正此故耳。

敬法者與法有緣，與法有緣則能得法之用以超三界；謗法者與法絕緣，與法絕緣則不能得法之用而淪惡道；此必然之理也。王辰夏秋，余謗法一病幾殆；甲午以後稱法而天龍拱衛；一謗一弘，其所得之反應，不啻霄壤，信乎正法之不可誣也！道心如明鏡，以外境爲影，影來則現，影去則滅，不留痕迹；是以記憶力減退，情解觀念薄弱，而善惡之見易泯，是謂淨心，亦云聖心。俗心如肉團，以外境爲塵，塵來則染，既染難脫，痕迹不滅；是以記憶力增進，情解觀念特強，而善惡之見難除，是謂染心，亦云凡心。

千餘年來宗門之著述，皆爲此段之語錄，而無有系統之整頓理論，以言語道斷，前後意識相連續故。釋迦佛在世說法，多有以各種片段談話綴成篇者，其重複顛倒之語，隨處可見，尤以金剛經爲最顯明，是爲思緒不成系統之最高表現。乃攝八識成四智之必然狀態。唯下界專用意識之凡心，始能詳剖名相。是以剖析名相最精之唯識學，在釋門中視爲俗諦者以此。

太虛大師遺著彌陀淨土法門集言：「上界之人，欲了別下界之事，必借下界之識。」斯語可爲宗門棄識崇智，不求知解作註脚。

極樂寺的開山祖

妙蓮和尚

南遊通訊之一

謝冰瑩

在本刊第九卷九期上，看到性如法師的「編後」，他說有讀者希望我能每期給人生寫點文章，非常抱歉，我來南洋後，轉眼就是三個多月了，跑了不少地方，也搜集了不少材料，只因爲家事纏身，至今不能好好地寫文章，固然「忙」是一個原因，其實最主要的還是我「懶」。回想在臺北的時候，有些刊物的編者可以到我家裡來「坐索」文章，（本刊編者也是如此）我自然不好意思推辭；如今海天遠隔，那怕一年半載不寫文章，也只能在信上催了，不見面，究竟是可以推辭的；不過，話雖如此說，欠了債，總是要還的，不管是錢債、文債、人情債，總會藏在心裡，使你感到日夜不安，所以今天我下決心先寫這封信。

極樂寺，不但在檳榔嶼是一所規模最大的佛寺，也是香火最旺的地方；位於檳城的西邊，離開市區，大約有五英里，清光緒辛卯年開始籌建，先後經過十五年才算將各殿、藏經樓、知客堂等先後完成，這是一件浩大

的工程，最初是福州鼓山湧泉寺的和尚妙蓮，得如、本忠三人航海南來爲該寺募化，因爲佛緣太好，他們一來，便受到當地僑胞的熱烈歡迎，堅留他們在這弘揚佛法，請妙蓮法師爲廣福宮住持；他因見這裡的僑風敦厚，信佛的很多，遂有率法南來之志。把地址選擇定了以後，回到鼓山，然後再返檳城，先建大士殿於白鶴山下，爲了募緣，他們的足跡會到過英屬七州、仰光、蘇門答臘、及暹羅所屬各地共一百七十餘埠。

極樂寺建立以後，南洋的佛教才開始由萌芽而走向欣欣向榮的道路。這功勞固然一半歸功於幾位法師的堅苦卓絕在那裡苦幹；但如果沒有張振勳、張煜南、謝榮光、陳西祥……等居士或慷慨捐巨款，或獻以地，以及許多贊助的人士踴躍捐獻，也絕不會容易建築一座這麼巍然莊嚴的寺廟來的。

妙蓮和尚諱地華，號雲池，字妙蓮，本姓馮，福建歸化人，父親書泰，因看破紅塵在怡山出家；母親楊氏亦喜優婆塞戒，妙蓮從小習商，對父母非常孝敬，當他三十三歲的那年，到怡山去看他的父親，父親對他說：「兒呵，你的學佛因緣已到，趕快到石鼓出家，千萬不要自誤。」他就真的聽從父親的話，至鼓山拜奇量和尚爲師，次年受具戒於懷忠和尚。他是一個性極慈悲，而又能任勞任怨的人，當他看見鼓山的大殿頹圯不堪，幾乎到了要倒塌的地步，於是獨自一人往臺灣等處募款修理，後來奇量和尙以年老告休，於是衆僧推舉妙蓮繼任

方丈；乙酉年，他托鉢南洋群島，回到福州後，重修法堂，又修龜山崇熙寺；丁亥來到檳榔嶼，諸僑紳請其做廣福宮住持。妙蓮和尚是一位最熱心弘揚佛法的出家人，他並不以爲自己有了極樂寺，就可以把生活安定下來，過着清靜的梵唄生活，他的心裡時時刻刻記着故鄉的寺廟，他想到年久失修的白塔寺，需要一筆巨款來修葺，於是又和同侶以募化所得，返閩重修，並修石鼓迴龍閣，那時漳州的崇福寺，主法無人，幾次請妙蓮法師去擔任，不得已，他只好答應；然而不久，他又回到極樂寺來籌建海會塔。甲辰年，他又隻身北上燕京，覲見光緒皇帝，賜以大藏經兩部，現方丈；乙酉年，他托鉢南洋群島，回到福州後，重修法堂，又修龜山崇熙寺；丁亥來到檳榔嶼，諸僑紳請其做廣福宮住持。妙蓮和尚是一位最熱心弘揚佛法的出家人，他並不以爲自己有了極樂寺，就可以把生活安定下來，過着清靜的梵唄生活，他的心裡時時刻刻記着故鄉的寺廟，他想到年久失修的白塔寺，需要一筆巨款來修葺，於是又和同侶以募化所得，返閩重修，並修石鼓迴龍閣，那時漳州的崇福寺，主法無人，幾次請妙蓮法師去擔任，不得已，他只好答應；然而不久，他又回到極樂寺來籌建海會塔。甲辰年，他又隻身北上燕京，覲見光緒皇帝，賜以大藏經兩部，現



極樂寺的七層寶塔

貯六樹，存於藏經樓，還有其他法衣等物。丙午那年，妙蓮以年歲已高，連年奔走，還有許多未了的事，恐怕自己不堪勝任，就集衆告退，推薦本忠禪師代替，他說：「南洋佛法，必定大興，非有戒行堅定，能忍能行者，不能任其事，你是個佛緣很廣，而又得衆善士擁戴的人，希望你勉爲其難。」

不久，妙蓮和尚就回到了鼓山，恰好遇着天王殿及南山寺亟待重修，他正好回來主持其事。也許因爲積勞成疾的緣故，寺修好不久，丁未七月十二，竟以微疾圓寂於崇熙寺，世壽六十三，戒臘二十九。

後人爲了紀念他，特地在鼓山寺的右邊，建了一座紀念塔來珍藏他的骨灰，同時還分一些來，藏在極樂寺的海會塔。

今天的信，就寫到這裡爲止，下次我要介紹本忠和得如、善慶等幾位和尚的歷史和他們在南洋怎樣爲佛教努力奮鬥一生的故事。

謹祝

本刊的讀者們進步健康！

謝冰瑩於馬來亞

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超塵啓事

超塵此次回國觀光，猥蒙各方師友殷切招待，銘感五內！本人已於十一月廿二日飛港轉越，臨行匆匆，未及謹辭，諸祈鑒諒！

寶島旅行記

文殊

八月廿五日

清晨，我將請帖送到中央旅社，不想同學們已搬到寶島旅社去了；寶島旅社的地方很大，房間空氣非常好，我們的幾位女同學共住了十個房間，大的房間，我也搬到了這裡來，以便團體行動；可是悟一法師却認為我吃飯是成問題的，要我仍然住在臨沂街。其實，我住在臨沂街，早出晚歸，吃飯也是不方便的。說真的，我這十餘年來的歲月，都是在豐衣足食中度過，根本就沒有嘗過飢渴的滋味；這幾天由於行動的不定，致使吃飯也發生了問題；有時候到臨沂街吃午飯，路又太遠，況且時間也不許可，到世界素食處吃吧，且那裡的上海菜和蓬萊米飯，我吃不慣；隨同學們到附近的飯館吧，那又不是一個素食者所應去的地方，這問題如果是在香港，那就容易解決了，現在只有讓自己去嚐嚐飢渴的滋味！

由寶島回來，隆根法師來看我，並說他過兩天就到澎湖去小住一個時期，恐怕我返港時，他不能返來送船，表示很抱歉，同時對於我的飲食起居和經濟問題，都像長者們對小孩子般的關懷，我感動極了；本來他在未來臺前，曾是香港佛教文化界中一位負有盛名的學者，太虛大師全書的出版，大半都是他的功勞，但處在各自為政的香港，又加上本身的驕傲，所以我們雖然認識數載，但仍然是很陌生的，這次異地重逢，有倍加親切之感，啊！人生何處不相逢？過去，自己為甚麼這樣的不識事呢？

今天第一次在這裡吃飯，也是第一次吃到日本菜。日本菜的味並不亞於廣東菜。飯後，到袁樹珊老先生處跑一跑，然後到車站，由廣慈法師陪我去板橋。

下車後，廣慈法師叫了兩部三輪車，把我們送到綠林的原野，然後再步行十分鐘，方抵達目的地。菩提苑的地方不錯，性定、文智二師對我都很客氣；文師是一位很聰敏的人，我想：假如她能躍身學海，向前游進的話，那麼，他日後復興佛教的生涯中，必又多她一員；可是她目前的肩膊上，正擔當着菩提苑的家，而不能放下呢！我會以十二分真摯的熱誠去勸請她，早日放下這私人的家，來充實自己，以便他日擔當起如來的家，但她是否能接受我忠誠的勸請，那還待衆生的福份來決定吧！

在這裡，廣慈法師彈風琴，小孩子唱佛歌，使我感到這裡的法師們，確是多才多藝，名不虛傳，回顧自己，反而覺得是那麽渺小，無能！離開板橋，便轉到寶島旅社去。

導同學們去善導寺晚會；這個晚會，是北市海潮音、人生、中國佛教、佛教青年、覺世和今日佛教等六個佛教雜誌，特為我們同學而設，各該雜誌發行人及主編均到會列席，我抱着慚愧而又感激的心情入座。席間，由道安、演培二法師先後致詞。起初，我的心情是相當愉快的，但後來道安法師談到佛教文化時，我那善感多愁的毛病又發作了，腦海中不自覺地泛起了很多的問題來；於是我想到了自己，想到未來的佛教，……整個自己好像失去了控制力似的，我踏進沉思的陷阱之中，無法回到現實來。鄰座的蓮航法師見我不說也不吃地呆坐在那裡，便問我為甚麼不吃菜？我只推說有點不舒服。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團長的答詞已經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了，這時廣慈法師好像有意抄苦似的要我講話；我的天啊！自到這裡來，我已由一個喜歡演講的孩子，一變而為半個啞巴了。除了和同學們在一起外，所到的地方都逼着要我講話，但我畢竟是正宗的廣東人呀！此刻，教我怎么用普通話演說呢？我着急極了；「就用廣東話講幾句吧，」悟一法師真好，他這麼一說，我就放膽子用廣東話來胡說一通了，廣慈法師們聽不懂我的話，講錯了亦聽不出來，怕甚麼！同學們是難得吃素的，何況今晚的筵席非常豐富，他們頗為開懷暢吃；最後在杯盤狼藉中散席離去，而我却留下來，作為演培法師主講的星期講座的主講人，然後返臨沂街休息。

八月廿六日

今天正式開始團體活動了，上午首先是拜會僑務委員會，和中央黨部。

第三組，下午則拜會教育部。僑委會由李副委員長長機生接見我們，席間特別詢及我的名字並表示歡迎；他說：「臺灣的佛教很發達，也很摩登，極具現代化，與過去中國大陸上的佛教完全不同；但出家人回國觀光，恐怕同學還是第一人！」……「新亞書院的同學補充說：不，去年我們新亞書院的回國觀光團中也有了一個達道法師！」

不錯，去年新亞書院回國觀光團達道法師也曾參加回國的；但我却是比丘尼回國觀光的第二人。李副委員長接見告訴我們很多有關僑生在臺的人數和一切生活情形，最後他並垂詢我們有甚麼意見和疑問，可以隨便談談，當時我真想請問他：政府對於寶島佛教所採取的態度，和對港澳難胞的一切措施問題，但結果因不能說流利的國語，而放棄這個發問權。此刻，我真痛恨自己為甚麼這麼愚笨？同時我也深深地體會到啞巴們，不能用言語來發表自己底意見的人的苦衷！

我們向僑委會獻旗，全體合影後，乘專車又繼續拜訪中央黨部第三組；由該組副主任黃世芳接見。照例，黃主任在致歡迎詞後，接着是我們的團長和新亞的領隊致謝詞，然後離開黨部。

方同學托我到善導寺向演培法師索取昨晚的講詞和照片寄港，因此我又在善導寺吃午飯。這次的旅行，我已經放棄了在港時的矜持態度，也不再懂得客氣了；但總老是吃不下飯，悟一法師說我太緊張，其實我一點兒也不緊張，不過是人太疲倦罷了。我希望自己能做個負責任，守時的好團員，因為自己是個佛教徒，

應該留給團體一個好印象，所以三時就到寶島旅社去了。四時我們的團體拜會教育部，由高次長接見。在茶會中，高次長把本省的教育、工業發展、社會治安、交通和建設各方面的近況，均一一詳細地介紹給我們，並說祖國現設有碩士和博士學位，希望我們畢業後能回國深造，或回國參加留學考試，語重心長，寄望深切，誠不愧為教育部的首要人物。

梁同學獻旗後，高次長與我們團體合影留念，我却當了臨時義務攝影師，因此，換來一個「攝影法師」的綽號。

八月廿七日

昨晚也許太累，很早就進入夢鄉，連老法師甚麼時候回來我都不知道。是晨，早餐時見到他老始知道他是昨晚十時以後從新竹回來的。說來這又是我有失禮貌的地方，幸而我面對着的是我反而很和藹地告訴我一些關於本地佛教教育的事情；他說：「這裡如果辦佛教教育，根本就找不到學生，只好辦女眾教育了！」……

「這樣看來，臺灣佛教的前途並不十分樂觀；我想：當前臺灣佛教急不容緩的事，應該是怎樣去號召流落在海外的佛青，回到自由祖國的懷抱；應該如何去教育他們，訓練他們成材。否則，目前雖然有各地的眾信都在踴躍地歡迎着法師們去弘法，甚或使這裡的法師們感到分身無術，那不過是一時的現象而已，至於將來佛教慧命的延續，和下一代人材的誕生，誠屬堪慮。」

大陸的佛教，業已消滅于無形了，盡管匪僞們怎樣掩飾，而佛教已失去內容却是事實；流浪海外，散在四方的佛教徒，不是為生活所逼，便是

為環境所限，無法展開復興佛教的工作！那麼，佛教將來的復興，這個責任自應由臺灣佛教的大德法師們來負擔了；我們的政府正在積極地準備反攻之際，臺灣的法師們，更宜配合政府的措施，來一個「復興佛教」的準備，要不然，有一天政府反攻大陸，而佛教徒仍是依然故我，像散沙一般，沒有團結和健全的組織，則如何能去復興大陸劫後的佛教？噫！想到這裡，我為佛教惶恐而擔憂；雖然，我不是一個實者，但我却不憂自身之死，而憂佛教之衰。所以，我用心香一瓣，懇切而虔誠地祈禱在臺的法師們，火速地為佛教前途着想，為下一代人材着想，更為堅強和擴大佛教的內容，以產生健全而理想的佛教新生命着想，馬上團結起來，來一個有計劃的會議，有組織、有力量的準備！

八時到寶島旅社，方同學交一名片給我，說昨晚有人來找我未遇，原來是唐湘清居士所留下的名片，惜他沒留下地址或電話，使我無法與他聯絡，真抱歉！

上午十時半參觀國立臺灣大學，我一跳下車，便在門外拍了幾幀風景照片。

臺大，真不愧為當前我國教育唯一最高的學府，它外形的宏觀，規模的宏大，和校內的設備，都為其他學府之冠；其面積之大，建築物之盛，尤非其他學校之所能及。劉教授長在招待會中，給我們介紹臺大的校史後，便陪著我們到文學院、醫學院、工學院、農學院、男女生宿舍、總圖書館、和每系另設的小圖書館各處參觀。我們在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的民族學館的陳列品中，看到古人各種不同的頭髮，不同的裝飾、肩飾、耳飾、胸飾、腰飾、頭巾、裙子、男子服

裝、女子裹服、猩猩的骨骼、現代人的骨骼，以及其他木器、石器、銅器、陶器、獨木舟、竹筏、小船、銅鼓、槍、弓、大型木碗……等向所未見的東西，眼福真是不淺！最後到傳國參觀，並在故校長傅斯年博士之墓亭前攝影留念。

在歸途中，負責嚮導我們的陶先生，建議全體同學到四川菜館去吃午飯。我呢？返還浙街，抑或去素食處？正在猶豫不決中，陶先生說那裡有素麵吃，於是便隨著他們一同去吃了。一碗有幾根小白菜的素麵，然後回到寶島旅社收拾行李，搬到國際學舍去住。

國際學舍，顧名思義，就知道這是國際學生所居住的地方；建築得相當弘偉，設備也很完善，住在這裡的都是大專四年級的學生。這次，我們能住到這裡來，是要謝謝團長與陶先生幾天來的努力，和僑委會的幫助。

下午四時半，拜會救國團總團部；由副主任鄧傳楷，第一組組長曾憲鏞，第四組組長阮秉坤接見；首由鄧主任介紹救國團的成立和宗旨，其是會、阮二組組長繼續演說。阮組長是婦女團的團長，且嫻于詞令，所以對於婦女的工作介紹得特別詳細；她似乎對我特別有好感，我們特將彼此的姓名和地址寫下；她並且告訴我，她的家庭也是信仰佛教的，希望我能和她常常通信；我們一番寒暄之後，握手分別。

離開救國團後便去臨沂街，向印老法師告假，然後把行李搬到國際學舍來。

我和梁小姐兩人共住二二一號房間，此刻她已出去了，一週來的疲勞，現在總應該早點休息，殊不知當我正欲息燈就寢時，梁小姐回來了，並且

帶來一位男朋友——蓋先生；他一見到我就感到非常驚奇，他說：「我真不懂得，像你有這樣才貌而又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為甚麼要出家呢？既然出了家，便應該四大皆空了；為甚麼又要來讀什麼書呢？」

停了停，我冷靜地把信佛的宗旨，出家的目標，和空而不空的真理，一一地為他解說；接著他又說：「假如全世界所有人類都出家的話，人類不是要絕種嗎？」

「呵！信佛並不一定要出家的，而且更不可能全世界人類都能出家的。」

「既然信佛不一定要出家；那麼，您還是還俗吧！和我們一樣，不是也可以信佛嗎？」

「阿彌陀佛！」

我想起自從進入學校，開始與社會接觸以來，曾勸我還俗的人實在太多了；也難怪有人在背後說我將來一定會還俗去的，更奇怪的是，有人到諺傳說我已經還俗去了，但這些諺傳我都一概不管它，只有讓未來的事實來給我說明。

八月廿八日

九時半參觀師範大學，我六時一刻就起床了；但其他的女同學，直到僑委會的車來，還未起來哩，真急煞了陶先生！

到師大，劉真校長與我們同學一一握手表示歡迎，但後因要開會，僑教館的茶會就由教務長來主持；教務長告訴我們，師大的學生，將來是為人師表的，所以對於做人做事，道德和人格各方面都非常的重視。隨後，領我們參觀工教大樓、圖書館、木工場、金工場、綜合陶瓷工場、電影片場、加磁帶室（內有國語化音機、英語化音機），隨後並招呼我們進入試片室，放影裁影片給我們欣賞；約十

五分鐘後，又領我們參觀教育學院、文學院、理學院、和研究所。有一位同學說，師大的設備則較臺大好。真的，師大除了所佔的面積不及臺大外，其他一切的設備，實遠比臺大充實。

下午四時半拜會國防部；而國防部亦於是晚六時在臺北賓館以自助餐，歡宴本年度海外華僑暑期回國軍中服務團，暨香港聯合、新亞兩書院回國觀光團全體團員。在聚餐前，我們把多餘的時間，在賓館花園中各處瀏覽，且拍了很多風景照片。

六時，來自日本、高棉、韓國、和港澳等地的軍中服務團陸續地來了。六百餘人所組成的隊伍，真是浩浩蕩蕩，威風凜凜，特別是在隊伍中，有一個十餘歲大的男孩子，和一個年僅十二歲大而來自高棉的女孩子；在他們這小小的年紀，便懂得愛國了，同時更不怕旅途的辛苦，舟機的勞動，而從遙遠的地方，奔回到祖國的懷抱來，爲軍人服務，這種精神，是可嘉可喜的；這種熱情，是可敬可愛的；反之，與一些賣國求榮，禍國殃民的人比較起來，真相差太遠了！還有這個小妹妹的姊姊，也祇不過比他的小妹大一兩歲吧了，但在幾天的航程中，她不但要忍受着暈機的辛苦，而且還要負責照顧行李和照顧妹妹的責任哩！我真佩服她們的愛國精神，我自愧不如！

餐前，由代理參謀總長余伯泉中將主持頒發獎狀及獻旗儀式；在莊嚴而隆重的大會中，余將軍用鼓勵士氣一般的口吻對我們訓話；而各國軍中服務團的領袖們，也自由地訴說出他們熱愛祖國的心聲。處身其中的我，

那股一向潛藏在心底深處的愛國、愛民族、愛同胞的熱情，此刻也在骨髓中巡行，血液中澎湃！雖說，我是一個出家人，但愛國家和愛民族，我却並不後人！

自助餐開始，有些女同學覺得有點難爲情，紛紛托男同學去代取；而我呢？也托同學代我取了兩個麵包來代餐，當余將軍來獻酒的時候，我也照例地舉起酒杯，往唇邊一送，然後轉獻給同學享受。

這是一個非常豐富的晚飯，同學們都爲我不吃而惋惜；梁同學認爲我只吃一個麵包不夠飽，所以吃西瓜和雪糕時，特別替我多取一份；我謝謝他們的好意，但我也可惜他們對我不吃雪糕的惋惜，即是屬於最不智慧的人！

本來一個出家人，尤其是一個比丘尼，參加這種宴會，總覺得很是不方便的；但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更希望軍中的政要與來自日本、高棉、韓國和港澳等地的愛國青年，知道佛教徒並沒有離開國家和民族；因此，我鼓足勇氣，拿出我無畏的精神，和大方的態度，在極端不方便中，以隨緣不變，合而不流的心情，去參加了。也許有佛教同胞不了解我的用意而生誤會，那我只有抱歉了。

離開賓館時，我們的隊伍經過軍官們的面前，同學們都向他們舉手致敬，我也不能例外；但軍官們不約而同地睜大眼睛，注視着我，這一下可使我羞怯起來，幸而人多，很快便走過。在門口，我們每個人接受了一個大包禮物（書籍），然後轉赴三軍球場，參加是晚「海內外青年聯歡晚

會。」

在未進入球場以前，排在球場外邊的人群，見了我好像發現了甚麼奇跡似的，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我，甚至有人跟在我的後面；尤有甚的是有幾位軍人，還拿出小冊子來要我爲他們簽名，我倒不覺得甚麼，而走在前面的梁同學却掉轉頭來很莊重地說：「所以呀，我勸你還是早點去選俗吧；如果選了俗，人們就不會對你這樣的注意和驚奇了，況且信佛又何必一定要在外形上表露呢？例如我是信天主的，此刻能有誰認識我是天主教徒呢？」我只有以一笑，回答他那不正確的說話。而在我則認爲既然信仰佛教，爲甚麼要掩飾自己的身份？既然有志學佛，有心弘法，又怕甚麼接受人們奇異的眼光，或懷疑的詢問呢？相反的我只要有這種機會，還得大佈佛教哩！所以我無論在甚麼地方，遇到了甚麼人勸我還俗，我總是說：「人各有志，或以一笑置之。」

三軍球場真大，竟然容納了我們海內外八千多個愛國青年。會師大會開始，救國團鄭傳楷副主任首先致詞，勉勵海內外青年團結合作，貢獻出最大的力量，爲反攻復國努力。繼由僑生劉雪影宣讀該會師宣言；戰訓總隊長紀慶、僑生代表鄭慶儀，先後相繼致詞；皆一致呼籲海內外青年團結起來，共同努力來完成反攻復國的使命。戰訓總隊與海外軍中服務各隊並互相獻旗留念；同時匈牙利反共青年梅占與琴羅夫婦亦蒞會參加，並代表匈牙利與鐵幕內外反共抗暴青年保證，決與中國青年團結合作，併肩作戰到底。此一隆重會師大會禮成後，海內

外青年聯歡晚會隨即開始，分由日華、韓華、及高棉港澳等技擊隊、文藝隊、舞蹈隊、表演助興，節目豐富而精彩，演技技巧而有趣；致使我們這班觀光者個個爲之捧腹；晚會直至十一時三刻始散。

八月廿九日

今天的節目是參觀「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和「國立中央圖書館」；八時半我們就到達中央圖書館了，館內設有青年閱覽室、西文參考室、和中文參考室；中文參考室的書櫃中，陳列着新修大藏經，及佛學大辭典，當時我還看到有一位中年的男子，正在翻閱着藏經哩！由此可見佛教的文化，也能獲得社會上一般知識份子所歡迎着。

我們到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時，由張主任忠渠先生接見，且贈給我們「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展覽品概況」和「國立中央圖書館概況」，並陪我們參觀室內的各種陳列品；館內所收藏的物品，實在太豐富了；計有：禮器、甲骨、樂器、兵器、陶器、瓷器、書畫、錢幣、印刷術、古今首飾、名勝古蹟、古代建築、服裝、織繡、文房傢具、人像、宗教文物、敦煌壁畫等古物；一向僑居在洋化都市裡的我們，此刻穿挿往還於古色古香的陳列室中，彷彿是回到中國文化的故鄉，而感到中國文化遺產之豐富與中華民族之偉大，尤其當我們看到名勝古蹟與古代建築中，那足與巴黎鐵塔比美的河南崇岳寺之最古磚塔，其內外力學與美學之合一已達于至境的應縣佛宮寺之木塔，爲最古之木造建築之蘄縣

獨樂寺之觀音閣，其宏偉不讓意大利之斜塔，開封之鐵塔和足以代表中國建築之黃金時代的玄奘法師所造的大雁塔，就知中國古代的建築是如何的吸取印度之建築藝術，而印度建築藝術又對中國建築藝術有何影響。同時，宗教文物可以說就是佛教文物，因為在這一類中除了北魏、唐朝、宋代、及元明的佛教藝術外，更找不到一點其他宗教的氣息，可見佛教為我國宗教界最古而又對我國最有貢獻的唯一宗教。館內所藏的一切，曾陳列于東京帝國博物館，而印載於世界美術全集的北魏時代山西朔州崇福寺的九層石塔，是第二次大戰後日本歸還我國古物之一；石刻則有北齊的佛造像，善觀；銅鑄的有明代至清代的佛像，善觀；護法神等數十尊，無不鑄造精緻華麗，然其鑄製之精巧，用色之鮮麗，而為世所罕有的，尤推明代銅底油色的「無量壽佛」藏像。在這些佛教遺物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古藝術與佛教藝術是打成一片的，也可以說佛教的藝術，代表了我國北魏，以及唐宋元明的藝術。

還有名震中外之敦煌壁畫及雕塑，為我國古代文化的結晶，藝術的總匯；然而敦煌壁畫與雕塑的產生於佛教；可以說，我國得有此精美絕倫，而使中外人士嘆為觀止的藝術作品，誠應拜佛教所賜，而佛教亦堪任其功而無愧了。

此外，尚有山西之雲崗石窟的全景模型，亦為佛教規模最大，雕塑至精的古跡。我面對着這些精美絕倫而具有中國歷史藝術文化代表性的佛教聖跡，感覺到無限的光榮與驕傲，不知一向鄙夷佛教的異教徒，又作何感想？

下午是自由活動，同學們都出去

了，那裏得要命，唯有躲在房中休息。明天的節目，是參觀政工幹部學校；我想：既然到新北投去，我何不趁此機會去拜訪東老法師呢？但我又恐東老不在，就打電話詢問性如法師，可是電話裡他聽不懂我的廣東國語，因此，我請他最好有空能到國際學舍來談談。

晚飯後，性如法師果然來了，我在會客室告訴他，我想明天參觀政工學校後便到文化館去拜訪東老法師，但不知東老在北投否？他告訴我東老法師在北投，並問我需預備多少人的飯？我請他不要預備午飯，因為我預算在中午可以返國際學舍。

八月卅日

在出發前，同學們臨時加一個節目，那就是下午去陽明山公園遊覽，同時大家討論中午吃什麼問題；蓋先生說：他昨晚已用電話通知他在北投的朋友，叫他預備五個同學的飯了。同時他說還給我另外預備了素菜，據說因為他的朋友希望能見我一面；但其他的同學呢？這時我想：我何不邀請同學們一齊到文化館去參觀，介紹我們的文化主人——東老法師，同時就在那裡吃午飯，然後向陽明山出發呢？於是我又打電話給性如法師，要他請文化館預備我們的午飯。

政工學校的校址也很大，雖然教室內的設備不及香港那麼弘偉，但教室內的設備，却比港方教室進步的多。當我們的車子還未駛進校門，遠遠地就看見正門前放着一個大紅花牌，寫着「歡迎香港聯合、新亞書院學生回國觀光團」的字樣。車子進入校門，再繼續前行十分鐘，然後抵達「一六俱樂部」，由方副處長接見；方處長向我們說明政工學校的教育目的和所負的使命後，接着分派一張油印的參

觀程序表給我們。

我們在接待人嚮導下，按照程序表所規定的時間和地點參觀，便由政工學校派專車把我們辦大的同學送到文化館。自然，第一次到來的我，對於這裡的地方是很陌生的，幸而跑到數十步，性如法師已在前面迎接我們了；同時東老法師也已出來。東老，是臺灣佛教界負有盛名的大德，也是我衷心景仰的老人；雖然，在此之前無緣識荆，但當蒙老人的慈悲，數度賜教，並囑為人生寫稿，故在未來臺前，便函告老人請命效勞，及抵臺後，始知北投在郊外，因礙於團體活動，延遲到今天才有機會拜見這位慈祥而嚴肅的老人，欣慰之餘，內心實有無限的歉意。

午飯後我請性如法師陪我們一同到陽明山去，以便作為我們的嚮導。一行十餘人，坐丁約三十分鐘的公共汽車抵達陽明山車站。下車，步行了十分鐘，然後方到達陽明山公園。一路上，公園中的風景太美了，也太動人了。

，可惜我不是詩人，不是畫家，更不是一個文學家；要是我是詩人、畫家，或是文學家，我必用豐富的情感，絕妙的筆法，或生動的言詞，來歌頌它、描寫它、和紀錄它；可是現在的我，只是一個仰慕詩人、畫家、與文學家的門外漢，既不能吟，也不能畫，更不能寫！呵，這是多麼可惜而又使人遺憾的一件事呢！幸而相機在手，留得一張較好的照片留念，總還不至得入寶山空手而回。

晚上，性如法師與今日佛教的主編李莊居士來採訪有關我的消息；不多時，廣慈法師也為了我要去澎湖的入境證問題而來了；在他們臨走時，告訴我明天是慈航老法師的冥壽，告訴我們很多人去沙止，問我去不去？當時我因幾天來的奔波疲勞不能作決定，且後天下午，明天總應休息一下，和整理行李，但不去吧，似乎就要錯過機會；於是我就陷于進退維谷中，只好告訴他們，明天再作決定了。

(未完)

新竹靈隱寺佛學院招生簡章

宗旨：講授基本佛學，培植住持佛教僧才。

地址：新竹市青草湖靈隱寺內。

額：二十名

期：三年

格：①男性；②年在十五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者；③已發心出家已受具戒或未受戒者；④國民學校畢業以上或具有同等學力者；⑤體格健全無諸不良嗜好者

五、資、格：①男性；②年在十五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者；③已發心出家已受具戒或未受戒者；④國民學校畢業以上或具有同等學力者；⑤體格健全無諸不良嗜好者

四、學、額：二十名

三、名、額：二十名

二、地、址：新竹市青草湖靈隱寺內。

一、宗、旨：講授基本佛學，培植住持佛教僧才。

六、入、學、手續：填寫申請入學表格（表格備索）經考試及格者。

七、報名日期：四十六年國曆十二月二十一日起。

八、考試日期：四十七年國曆三月一日在本院舉行。

九、開學日期：四十七年國曆三月九日。

十、開學日期：四十七年國曆三月九日。

導師：印順 院長：無上 教務主任：續明

始開的慧智

一念無一



本來這些寫出來的，就被我扔掉的。小東西，我總覺得它們粗糙醜陋不堪。連再看一眼的勇氣都沒有。現在竟獲了你的青睞，肯耐心地讀上幾遍，逐字逐句的批判，認真地作通體的透視，我忽然感到它們有血有肉的生命搏動了。雖然它們生之初，只是一點點平常的身邊瑣碎，或是偶然一現的感興。然而，為了捕捉那千變萬化的稍縱即逝的一縷閃光，使能變衍成篇，其發展成長的過程，却是錯綜複雜的。且不必去計較醞釀中所流的心血，所歷經的「難產」的痛苦了。叫：「出了一冊詩集的人。」內容說：「一位詩人出版了一冊詩集，他興奮極了，不管走到那裡總以為人家在談論他的作品，結果弄得笑話百出，原來他都會了別人談話的意思，誰也不知道他出了一本詩集。最後，他夢見他所寫的詩頁，帶著眼淚都飛回到他的身邊來了。我相信自己倒不是像這位詩人，熱烈希望他人來注意自己所寫的。但是一個做母親的能深刻體味到一切為母者對兒女的珍愛而寄寓殷望的心情一

貴時間，來給我那些章篇做詳盡的批評，並且一層層解剖到它們靈魂的深處。感奮與欣快的激動，使我淚眼模糊，好像第一次，照在明亮鏡子裡，發現了自己真實面目。

樣，我同情孕育的艱苦！現在這番同情更漸漸加強，甚至化為至誠的恭敬了。我恭敬一切作者的作品！試想：一篇文字裡，那形形色式的章句和段落，其真知，知道蘊藏了多少「因緣」？「緣起」？幾多「心法」？當它們逐步結晶成篇，最後完成了一個「生命」的意旨時，的確同創作了「生命」中受考驗。難怪作者時時在提心吊膽心「作品」的命運了。

怡荷，謝謝你給我這好多稱讚，我有說不出的歡喜。可是你所指出的缺點，却更深獲我心；你當然明白嚴正的批評和有見地的指正，比那些盲目的阿諛，聽來舒服而有益多了。何況，你用認真的態度，超人的慧解，來作靈魂的透視！這不但使我樂於接受，簡直心悅誠服了。在你明智的判斷之前，我願分析自己的病根，說出志趣所歸。

我先要告訴你，幾年以前，我連夢也沒有夢到，自己會提筆寫稿。提起學習寫作的動機，先得感謝宗教的力量。當初閱讀佛書，不過因為偶然的興趣，豈知佛法豐美的內容，珍貴的真理正見，不知不覺賦給我思想的活力；逐漸的從信仰上得到一點一滴的靈感，而這些小小的火花，竟點燃了我寫作的欲望。我不管自己是如何的膚淺，愚昧以及文筆的拙劣，一股無比堅強的信心支持着我，認為真的善的思想，總是美的，不妨通過文字的組織，給它表達出來，供獻給別人的。這些幼稚的短篇，到底給人的印象如何，是否弘得了「法」，却從未計較及此。在個人說，寫出來的本身，就是一份無上的快樂了。會聽說過：有人問蕭伯納：「為什麼要寫作？」他巧妙的反問：「那你為什麼要呼吸？」

「我雖然不敢與大文豪的志趣相比，實在說，我的學習寫作，決與功利名聞無關。一種本能的需要，它成了我持續生命的生存唯一的條件。啊，我多麼渴望自己能寫呀！當寫不出的時候，我絕望得要死；渾身的毛孔都閉塞住了，五心煩燥，六神無主的枯窘，亟亟不可終日地焦急着，簡直失掉了活下去的志趣。縱然經常遭受種種痛苦的磨折，我的「思源」，並不會由此而暢通。於是，我往往在默觀普大士，賜我靈泉。只要她肯大發慈悲，沾一滴那翠綠柳枝上的甘露，來潤一潤我的枯腸，也許筆尖上就會流出墨水了。當然，這都是個人愚癡的想法，自助者才能得到天助，原來我是一個心比天高，才比紙薄，不自量力的笨人。第一，我的學識根基淺薄，文字技巧太差。其次，生活調度不夠，與社會接觸面太狹，缺乏寫作的素材。再次是個人的生活深度不夠，沒有在日常生活中心動念處好好下過工夫，可說，對自己尚不了解，又怎能識透他人心理活動的來龍去脈？就所僅得的一點佛理，也仍然是食而不化的，完全無法將那些義理消化，揉合，重新再塑造；來幫助自己思想成熟。怡荷，你看，這樣的一種局面，如何能點燃藝術創作的靈感和想像呢？所以說，怡荷，你的批評都是正確的，尤其經你嚴正的指出：「為了替佛教弘法，往往在一篇比較看得順眼的文章中，忽然畫蛇添足，來一些不必要的強調，破壞了整個氣氛，這樣是不是弘了法，真是天曉得」。本來一切宇宙人生，皆包括在佛法之中。一微塵，一毫端，可見無盡的莊嚴華藏世界。可是在愚人的眼底，既不能明察秋毫，甚至連車薪也看不清楚了，何況要從平凡中看出神奇，從尋

常中去發現不朽？我記得一本書上會說過：「一個頭腦冷靜，道德的同情心活躍的小說家，在任何平凡或不平凡的場合，都可以找到他的題材」。我的觀察力思考力都欠銳敏，同情心也不够博大，這又是寫作最大的缺憾。

怡荷，你不知道你的批評，對我發生了怎樣的影響，經過你懇切坦白的啓示，「智慧」第一次在我心上開始萌芽了。從此，我不急乎要寫出「成熟」的東西了，也不必過分去自卑，自悲，讓自已老是受「搜索枯腸」的災難。自後，我要學靈寶實實一樣，默默地不停的啃食桑葉，蘊蓄能力，自強不息的充實着自己。等嘴下去的桑葉，消化到一定的程度，自會吐出絲來了，你說對不對？專覆愉快 敬祝

無念十一、廿四。
羅秀錦

啊！慈悲的佛陀！當我皈依您後，好像在廣大沙漠中，突然遇到了清涼的甘泉；使我乾枯的心靈，得到無限的溫暖和滋潤。

從此：憂鬱有了慰藉；
從此：創傷有了寄托；
從此：思想有了歸宿；
從此：思想有了歸宿；
您的功德無量，
我感謝您，
同時頂禮您，
在我的心田裡，
我將永遠永垂不朽崇敬您。

——師法海印致——

說幾句老實話

· 慧福張 ·



好久了，我們不會見面，也不會通信；可是我惦记着你，是那麽深，那麽深。
你的親切的笑容，老實穩重的舉止；你的好學的精神，樂觀中肯的態度——都在我心上生了根，是的，生了根，牢牢的。

還記得這位不學無術的小弟嗎？夜涼如水，我為你寫信了。

前數日的晚上，我到慈庵居士的家裡玩，青松法師也在那兒，我們一邊談，一邊笑，該是何等的快樂！突然地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那就是對文字學頗有研究的書法家張天目老居士，他告訴我們：這些年他為籌辦佛教農業學校的事，不暇暇地南北奔波，這是一件艱難的事，但他決不因受到挫折而氣餒！望着這位兩鬢花白，穿著極其樸素衣衫的老人，我幾乎要流下已充盈了眼眶的淚水！

我國原是以農立國的國家，可是時代思潮不斷的演進，科學昌明的歐美國家在農業的技術方面，顯然已勝過祖國百倍，我們看到農民們牧牛、車水、施肥、收穫、晒穀、養蠶、養雞等無不採取古老的方式，缺乏科學的組織與管理，深悉農民疾苦的方式，有志青年，就該毅然立志學習農業科學，將來好發

揮「學以濟用」的志願，為大多數辛勤農民服務。農業學校的設立，是最有必要的。何況辦一所佛教農業學校，養成一群具有復興宗教之責的克己自勵的佛教人材？今天佛教徒要洗雪人家譏諷為「依賴性的寄生蟲」的恥辱，要解決經濟恐慌自食其力最好的方法便是提倡生產教育；也惟有推行生產教育，才能發揮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積極精神！

天目居士有信心、有抱負，為未來佛教的前途謀大計，我感到他為人的熱心與卓見，一面我祝福他理想早日能實現，一面却引起我對當前佛教的幾點感想！

第一，佛教的組織太差。誰都知道時至今日，這世界乃是適者生存，

一點對組織的認識，那組織力難怪太弱了。領導的人物已不顧教會組織是為教的永存與本身福利着想，不如解散組織吧！

第二，佛教宣傳方面的不足。這問題要認真地檢討一下，真是十張紙也寫不完，像大佛的教義能深入群眾，使群眾接受與信仰關鍵便在於此。我常見到佛教界少數大德講座式的傳播，却很少見到街頭通俗播教的方式，但我建議佛教的佈教師，為了方便佈教，應在學識充足、經驗豐富的基本條件之外，更把各種語言學好的國語、臺語，我們的佈教師連國語都說不標準，甚至都要帶了臺語翻譯才能上臺！還有，我們要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先要學人家的和氣與親切的待人方針，然後熱情的接引初機，把「緣生」「心造」「業感」的學說，「平等」「慈悲」的宗旨，打入人們的心坎，使他們蒙受法益，一輩子忘不了。缺乏熱情，永不會使人樂於親近；佛法亦無從宣揚！

至於佛學雜誌，是佛教徒的喉舌，它的目的是宣揚教理，護持佛法，推展弘法，感化人心，報導教團消息，發揚佛教文化……，直接影響社會力很大。我們目前有不少佛教月刊，本來可使我的宣傳藉以大大的弘揚，可惜我們的雜誌僅僅在圈子內流轉，却不曾廣泛地在各書店報攤經銷，以致市面根本看不到一本佛教刊物，這樣的宣傳不是也能發生效用呢？我們的主要對象是接引初機，使不信者入信，這點是很要緊的。並且任何一種宣傳性的刊物都不可過於枯澀，應多刊淺顯的文字；內容切忌太深，使人讀後味同嚼蠟，如能多刊一些文藝的抒情的有趣的文字，更為廣

大的讀者歡迎。總之，佛刊到社會去！

第三，佛教教育的保守。現階段的佛學院，缺點太多了。我參觀過幾處的佛學院，綜合所得的感想！

①應增加時代學術，尤其注重外國語文。世俗學校所出人才往往知識豐富，是因為一般學校都認為艱鉅的時代，繁複的社會，人類認識並了解各種學問如生物、數學、史地、公民、物理、化學、生理衛生等，然後方能適應潮流適合時代。我們當知社會學科的重要性質不亞於佛學，換句話說，學會了社會學科乃是起碼的基礎，進而修學佛學，也一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而外國語文，如英語是萬國通用的世界語，其重要性更可想而知，而佛教偏不重視，這是教育一大失策。為了使大乘佛法能弘揚於世界，為了文化的交流，今後英語、巴利文、梵語、日語等都要盡可能的注重，請優良的教師來擔任。

②衛生、體育的設備。一般學院男眾宿舍或女眾宿舍都幾乎一律是長廊般的「他他米」臥室，數十學生擠在一起睡眠不合衛生了，因為人的身體健康有別，大家共床未免疾病傳染空氣污濁，所以宿舍的設備應寬大，多窗，盡可能每人一張床或放一般中學宿舍上下兩層木床，以保持起居衛生。其次，佛學院的學生大都過於表情嚴肅、文質彬彬，這也許是嚴格管訓所致，但我們要為青年們的身心着想，一味修持律儀養成道德原無可厚非，可是失去朝氣欠缺動力却損害了青年！青年們要靜的時候靜，動的時活動；但「動」的機會實不可得，像體育一科佛學院差不多都沒有列入課程表的，可憐的青年們無法天真的笑，活潑的跳，銀鍊一身經不起風雨的強健的筋骨了！

藝文

真正覺悟的人
·夢谿·

一個虔誠信仰佛教的人，不一定要避入空門，而每個在家的佛教徒，却必須有一顆出家的清淨心，驅除利慾，站在自己的崗位，為佛教，也為人類，努力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服務人群，以達淨化五濁世間，使每個堪忍世界的人們，都有著一顆白蓮樣的淨潔底心靈，朋友，如果你已做到這樣，那麼，你便是這人間的一個偉大的菩薩了。

☆ (作者附識) ☆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中，四十六年的國慶日又來了，這個偉大的節日，帶給自由中國每個人民無限的快樂和興奮，每個城市的領空都遍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那鮮紅的顏色紅遍天空、大地、山川，同時也映紅了人們的臉，這紅了人們的心。

儘管鮮紅的國旗染紅了天空、大地、山川及人們的臉和心，但，卻無法迴紅般若寺內正在帶髮修行者秀娟底心靈。這是一個人生的缺陷，由於這個缺陷，使秀娟的靈魂聖潔了，空虛的心靈，從此充實了。

秀娟、小張和我同是X大的學生，秀娟攻醫科，她希望將來做個救世救人的醫生；小張和我讀經濟系，當然，我們也是希望將來在商業界裡有所作為的，由於中學時，我們是同班同學，三年的中學生活，雖然沒有使我們的友誼特別增長，一旦進了同一個大學，情形就不同了，在人生地疏之下，自然的，我們時常同一起研究功課，同在一處遊山玩水，感情也隨著歲月而萌芽滋長了。

不過，四年來的大學生活，我並沒有獲得一個感情上的知己，至於秀娟和小張，那不過是我學問上的知己而已，是不會獲得感情上共鳴的。我相信他倆的感情，除了我所說的學問上的知友外還要更多些，我明白這些，

但是我並沒有妒意或「取而代之」的潛意識，相反的，我希望他們永遠生活在一起，這不但我的希望，而且，也是他們的盼望！

自從畢業後，我們便分道揚鑣了，雖偶而聚會在一起，再過些像學校時的生活，但那種機會和英文上 Few 字差不多了。因為我的個性與商界無緣，自離開學校以來，雖然學的是經濟，却一直過著教鞭的粉筆生涯，但小張就不同了，他憑著自己豐厚的資本，走進了商業界，由於他精明能幹，不到幾年工夫，走商界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張德明的，至於秀娟畢業後也會到醫院實習了一年多，後來實習期滿便沒有工作了，以後的消息我也不太清楚了。

由於自己性格怪癖，不願意跟那些爛佬打交道，縱然是從前最好的朋友，就是發達了，我也同樣想法疏遠他們，正因為如此，我才離開臺北的

小張，跑到南部的一個小鎮的中學裡教書。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總之，我覺得這樣才使心裡舒服。

記得三年前的一個雙十節，這個日子將使我永遠痛苦，雙十節前一個星期，我接到小張和秀娟的紅帖，並附來一封非常懇切的信，邀我在國慶那天無論如何都要到臺北參加他們的婚禮，但是我並沒有使我的朋友達到他們的願望。

事後，在四十四年的元旦時，學校放假三天，趁這個難得的機會，帶著滿懷的歉意北上，準備好好地同他們道歉，照著小張寫給我的地址，在中山北路旁一座高大的洋房裡找到了我的朋友——小張和秀娟。

他們很熱誠地款待我這個老同學，多年來的相處，也深知我的個性，對於我沒來參加他們的婚禮，亦沒有半點責難我，這樣一來，反而使我心裡生起一種從來未有不安的情緒。這是我自己責備自己太對不起朋友了。

我和他們差不多兩年不見面了，婚後的秀娟，她的身體是較前肥胖多了，混身都包含了肉感的成分，但她那美妙的曲線，並沒有因肥胖而破壞她那婀娜的身段，反而增加她不少風姿，那滿月樣的面龐，浮現著桃花的色彩，兩條纖纖的玉臂，幾乎可以撐得出水兒來，淡淡的蛾眉，像春山隱隱，明亮的眸子，如秋波盈盈，尤為使人陶醉，我真羨慕小張有這樣一個秀麗的妻子，也為他們祝福，願他們永恒生活在幸福中。

在臺北匆匆忙忙玩了兩天，我便

南返了，臨走時，小張和秀娟很懇切地希望我能常到臺北玩，並且一個月內至少給他們寫四封信，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寫信還不簡單嗎？我情願一個星期去兩封信，這比去臺北看他們一次要舒服多了。

回到南部後，起初，我們每個星期彼此筆談一次，如是數月，後來因為我的事情太忙了，改為一個月筆談一次，每封給他們的信，都長達一兩千字以上，他們來信也是一樣，但是每次來信的字都是秀娟的筆跡，末了是兩個人親筆簽名，對於這兩位朋友給我的關懷，我是永遠忘記不了的。

四十四年的國慶日又將來人間了，這是小張和秀娟結婚二週年的紀念日，為了彌補前年的歉意，我特地畫了一幅「桃源春曉」的國畫寄給他們，藉此祝願他們的愛情永遠如桃源春曉一樣的艷麗、美滿，這幅畫是國慶日前一星期付郵的。

學校裡為了慶祝這神聖的節日，除了在是日早上開慶祝大會外，晚上還準備了一個盛大的遊藝晚會，而且還有壁報比賽，所以這一向我是忙得不可開交。擅長國文和美術的教員，又有什麼辦法逃避這些工作呢？國慶日終於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中光臨人間了，忙了多日的人兒，也該是呼一口清閒的空氣的時候了，萬想不到這一口清閒的空氣送給我更多的煩惱！

國慶日的清晨，正當我用早點的時候，老王（學校裡的老校工）急急地追：

趙老師：「你的電報！」奇怪，

誰打來的電報？我驚奇地接過老王手裡的電報一看，我真不相信這是秀娟打來的，但是，明顯的字跡，一個個在跳動着：

藍風：

德明病危，盼見你，速來北一晤，祈勿誤！

秀娟四十五年十月十日

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進了辦公室，沒有言語，默默地接過電報給李教授主任，他驚奇地接過電報，良久才說：

「趙老師，你是不是馬上就到臺北！」我點點頭，實在這時我沒有勁兒說任何一句話了，他大概見我神不對色，於是很關心地道：

「藍風，事情已到這地步，急也沒有用，也許你的朋友會好的。我送你去車站吧！」

「李主任，謝謝您，我何嘗不這樣想呢？我想事情不會這樣簡單的。這次往臺北，大約要好幾天才回來，便匆匆離開學校，到火車站時，恰巧往臺北的柴油快車剛到，來不及買票便跳上了車，六個多鐘點的時間，在糊糊塗塗中打發過去了。」

「叭——臺北到了，走出臺北站時，已經是下午三時了，匆匆叫了一輛三輪車，便風馳電掣往中山北路去，大約十五分鐘吧？那座大洋樓又呈現在我的眼前，可是，它已失去了耀人的顏色。」

「到了！」我附了車錢，便向那黑漆的大門走去。

「叭——叭——」按了兩下電鈴，大

門開了，裡面坐着十來個同學，每個面色都像暴風雨來的前夕，多可怕！

「秀娟，藍風來了。」突然有人高叫道。沒等秀娟出來，經過客廳向同學們打了招呼，我便往小張的寢室走去，這個房間，四面都是冷清的，小張躺在牀上，面色黃得可怕，只有秀娟坐在小張的牀邊，紅腫的眼睛，沒有淚水，呆望着小張出神，消瘦的面龐，已找不回那失去的桃色，她見我來了，並沒有招呼，只搖動正在牀上的小張說：

「德明，藍風來了，你證開眼睛看看吧！」秀娟的話已哽咽說不下去了。只見病中的小張，無力地睜開那似慘淡的眼光望着我，很久很久才說出話來：

「藍風，我去了——沒等他說下去，我便道：

「德明，不會的，別這樣想。小張的臉上已滾動着像朝露般的淚水。」

「藍風，你聽我說，我去了以後，秀娟沒親人在臺灣，千萬替我照顧她，你住到我家來，別再回南部了。」他咽了咽口水，一雙似睡非睡的眼睛望着我說：

「藍風，答應我！」照顧知友的妻子，是我應盡的義務，我流着眼淚點了點頭。小張又轉望着秀娟說：

「娟，妳這年青，別因我苦了自己，我去了以後，不要為我守節。」小張緊緊握住秀娟的手，聲音越來越細了，最後，他用盡了氣力終於說出了最後一句話：

「娟，答——應——我！」他的面

色由黃轉青，由青轉白，雙眼一閉就永恆地休息了，他並沒有等待秀娟表示，而秀娟寧願小張離開她，她是不願意做對不起他的事的，因為她永恆的愛着他呀！

小張離開了這個煩惱的人間了，秀娟倒在牀上就哭着，那悲慘的聲音，使枝頭的小鳥也同奏悲哀的調子，樹上的花朵也滴下了辛酸的淚珠。

客廳的同學，聽見了秀娟的哭聲，都湧進了房間，幾個女同學把秀娟

車初法師道鑒：

國外來鴻

當我收到你代表貴國佛教徒贈送敵國的辭典時，感覺到非常歡喜感謝！對於貴國佛教徒之親善與美意，我真想不出適當的感謝語句以表達我的激動情感。

你送給我們緬甸研究中國佛教學生的辭典我無法表示其重要與效用，我只能告訴你這是全緬甸能得到的唯一的一本書。當學生們得到一本久已絕版而從世界各國都搜尋不到的珍本時，他們是如何的狂歡。

我和全世界佛教徒都慶祝你翻印這部蘇喜路的絕版字典，你填充了一個絕大的缺陷而對人類作了最大的貢獻。我願你長壽以便多作些偉大的服務。如同你印了那樣有價值的書，中華大藏經目錄（南條編）以補充偉大的中華大藏經。我們人民認為這種厚禮（字典）實是促兩國邦交的基石。使兩國友誼更為深厚，使緬甸青年僧俗佛教徒對於你們佛教先進國的文化和文明更為瞭解。

前託樂觀法師送上之佛像在質料和工藝上都很不好，真使我十分抱歉以至我好久無顏函候，請原諒我的錯誤。你託樂觀法師請我去臺灣，我非常感謝你的美意；但我現在因我身體不大好而我的導師也不願我遠遊所以現在不能應你的請。我當儘量準備自己以備將來與你們共住學你們的法和你們的風俗習慣。請你告訴我打算和你們在一起此刻要作何種準備和學習，請不要從我這方面想而要從你們那方面想。

你們需要些什麼請不客氣的告訴我。多謝你！祝你安樂精進！

緬甸佛教大學新那伽先那

十一月一日

拉了出房去，房內留下的是一片低低的哭聲，那是小張生前好友的輓曲。

小張的後事都由一群同學替他料理了，並且在××寺開了一個追悼會，商界、鉅子、和小張生前師友，都到齊了，大家都為張太太擔憂，沒親沒戚沒兒沒女的寡婦，怎樣度過以後孤寂的生涯呢？縱有洋房汽車和一大堆產業也是枉然，除非她再度結婚——人們都似乎預料到秀娟必然會再找個水久的伴侶的。（續）

佛教新聞

臺北訊

中國佛教會接獲香山總領事館函以檀島華僑佛教總會贈送該會舊衣第一批六十包，交由海軍中隊軍艦運臺，該會於接獲該批舊衣後，由該會常務理事會議決定分配臺灣省各縣市支會各二包（計四十包）其餘二十包交由十普寺大悲法會，並飭各該單位分發救濟貧苦同胞，依照規定造具清冊報會備查，聞該批舊衣業已分別交付省鐵路貨運部轉寄各縣市支會。繼此批舊衣分發之後，該會又得僑務委員會電知以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又有救濟衣物一百〇二包交由海軍巡邏五艦運臺，並有曹添求，知定兩位大德捐助該會經費美金一百元，該會於接獲該項捐款後，除該項捐款留作該會經費外，並經常會決定將該項舊衣作慰勞金，馬前線官兵眷屬之用，嗣因運輸困難，經商得國防部總政治部同意，改贈金馬前線將士在臺眷屬，由服務處轉發，聞該處已於本月十八日全部領去分發云（覽）

高雄訊

高雄佛教堂，為宣揚大乘佛法空義，特假該堂，舉辦金剛講經法會，宣講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全部。講經時間為每晚七至九時。自十一月二十二日開講，至本月二十二日圓滿。此次法會係由甫自北港抵此之星雲法師（該堂監院）講。特請獅頭山萬佛庵智道師（比丘尼）翻譯英語（覽）

臺中訊

本市南區操場馬堤十九號佛教會館，住持妙然尼師，為弘揚佛教孝德，轉移社會風氣，特於國曆十二月五日（即農曆十月十四日）星期四，每日（逢星期六休息）下午七時，敦請南亭老法師，宣講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報恩品，約期一月。經的內容，多關父母，師長，三寶恩德。對於正風俗，敦人倫，大有補助。屆時務祈各界善信，踴躍參加聽講，同沾法益。

日月潭訊

十一月二十五日，為玄奘大師

編後小語

——性——

日子過起來真快，一眨眼，一年的日子就過去了；本刊這一期，是今年最後的一次與讀者見面；我們檢討這一年來，本刊實在辜負了讀者的厚望，因為不俱在任何一方面，我們都沒有作到如讀者們的理想要求，真抱歉！

上期我曾在欄後中預告，準備這一期把許多存稿及續稿，均一齊刊完；但那裡曉得，到了這期，又沒有能夠如願，稿子心中實在很難過，真對不起讀者！明年，當決定將諸存稿提前刊出，祈作者原諒！

為了讀者們的要求，明年當重換一個較好的封面；上期我們也曾要讀者們來幫忙共同設計的，但至今月餘，還沒有收到一副理想的封面圖樣，所以我們希望愛護本刊的作者與讀者們，能及早帶給我們佳音！

泰國訊

慶祝為法會生色不少云。（菲）
靈骨回國二週年紀念。玄光寺住持如定，奉安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蔡鐵龍，常務委員黃登鳳、謝槐峻、鄒阿慶等，特於是日上午十時舉行誦經慶祝；下午二時起施放瑜珈儀口，參加者至為踴躍。埔里孔子廟國樂團全體團員奏樂慶祝。

飛馬牌 百花油



舟車暈浪 消除疾病 主治

四時感冒 頭痛發熱 內外傷症 火灼刀傷 蚊蟲咬傷 無名腫毒 房均售

加知扶正 功效神速

逢痛必止老牌名藥 梅操精



人人滿意 到處風行

聖寶相，舉行開光典禮，特請陳慕福居士由十三日起，每晚假該社講堂演說「心經」全部，又該社常年春秋二季，有講經法會，今年自十月初八日起，每晚亦請陳慕福居士在該社宣講佛說四十二經全部。每晚前往聽經者，除華僑外，泰國人士亦多隨喜參加云。



泰國龍華佛教社西方三聖
開光典禮圖片說明

上：齋僧

中上右：僧王頌勒拍善他訶洲

莊道影

中上左：僧王點法相

中下右：法會開始心祥居士代

表社長致詞

中下左：大悲堂西方三聖開光

下：衆善信參加法會

